

周 伯 著

愛
之
魂

1924.

#815.14

7724

#

17

廿九日
不詳

卷

高志操先生惠贈



(一) 愛之泥

(二) 影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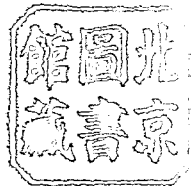
(三) 七年前的迴憶

(四) 漂零人底生活

(五) 神秘的微笑

(六) 歐

高誌操藏書



自序

周伯英

文藝是苦悶底象徵，這是人們所共認的。但是全人類的苦悶，不及社會的苦悶；社會的苦悶，不及個人的苦悶，這應該也是人們所共認的。所以與其寫人類的苦悶，不如寫社會的苦悶；與其寫社會的苦悶，不如寫個人的苦悶。這三者也皆有聯帶性的，由個人的苦悶，也可以感覺着社會的苦悶和全人類的苦悶。我這篇雖寫的是個人的苦悶，但是世間上不少這一種人，所以說是社會的苦悶也可，人類的苦悶也無不可。

有人說我幾篇的作品，是存厭世性的。其實不然，我作這篇的初意，並沒有什麼厭世性存在；可是我脫稿以後，覆閱一遍，我自己也疑惑起來了！但是我既能自認類乎厭世性是有的。因為我作這篇的動機，是重視靈魂；鄙薄人生有種種慾望，和一切為慾望底爭競心。本來天地間含冥漠的天空和一切底靈魂外，都是虛

10027

無的。個人能夠保守一己靈魂，萬事行心之所安，不去違背人生，也不要作人生的奴隸；那就是我作幾篇小說的意義了。我因為見了多少人——在名利場中失敗了的人，都是抱着非常的苦悶，甚至於自殺的；這又何必呢？非但現在的苦悶是未必，即是當初去求名利底時候也是不必；與其去求那間無定的虛榮，何如靜靜地守着一己的心，來享受自然的幸福呢？所以我作這篇影話，一是解除人生一切的煩惱；二是要求有勢力有財產的人們，作退一步想，知道一己以保守靈魂為要，不要再想以人們底血汗，為我個人而犧牲了！

『煩惱的人們呀！過去的煩惱，不要記憶；也不要存懷復底心理，再去跌入漩渦了。』

『得意的人們呀！現在底虛榮，不要認作永久；也不要再去爭高，想填無窮的慾望了。』

又有人說，這篇影話是教人懦弱的。唉！這是什麼話？我所最可惡的，就是

一個人有爭強心；本來同是可憐的人們——夢好泡影的人們，分什麼我，同鄉，同省，同國，同種，而爭強弱呢？我是不分什麼黃，白，黑，等種的；我祇覺得同是圓臚方疆，立在地球上的人，就覺一樣的可憫。你強了，快活了，就有弱的人在那裏呢！

我知道這集小說，凡是沉靜的人們，或是要反對的；可是要諒我祇能把我一己的思潮，具體地宣布了出來，我不能雜着人們底意見啊。

我將這集小說做好了以後，全稿寄給我的朋友張靜廬先生。原稿分五篇，除下列愛之夢一篇外，還有綠歎一篇。後來綠歎因為別種關係，不想附入；剛巧愛之夢作完了，便替代綠歎，放在這集子裏。

一九二三，十一月，六，吳淞

愛之魂

周伯英著

一

『薄霧籠罩着底淡月，只白濛濛地發出一片微弱的光線來。那路旁幾株梧桐，圍成了幾個黑影；風吹着牠們，發出同樣細微的聲調道：噓……噓……』

『在這淒惻的長夜裏，我因爲一覺醒時再不能成寐，我就披衣起來，來領略這偉大寂滅的景象。可是我心中疑惑——這時還是午夜底天氣呢？還是將曙的天氣……否！我並沒有疑惑。這因爲我草這頁日記，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，就拿這二句話來塞責的；其實我連今天是那一月那一日，我也不去記及呢！』

『看呀！這偉大寂滅的景象，真是驚人！四圍白茫茫地是在下霧；但是全盤的世界，却就此消滅，不留一些影兒。我真不知道我現在還是在墜沉以後呢？還是仍舊在這大墳墓中？我妄想，我想長留着這刻底景象——因爲在這

形似的大墳墓中，不是比較在無形的大墳墓中好麼？

「世界本來是一個大墳墓——我提起墳墓，我不禁感觸着日間一起悲哀的事情來。我在傍晚時從獄中回來後，和小孩子們一起去頑耍；那時我身旁一個老人，却微笑着向我說：「老大的人，依舊像小孩子似的，可差麼？」

「當時我也笑了一笑；現在我却禁不住眼兒酸了。唉！我已是老大了麼？我已在墳墓中麼？怎麼我不能和小孩子一樣的頑耍呢？頑耍了又有什麼羞呢？

我又反覆一想；是啊！我現在是去墳墓不遠了。可是我不怕這真的墳墓。

因為我倘使入了墳墓，一定是失了我的知覺了；那麼，我沉沉長睡着，種種的愁悶都消去了，怕不適意麼？最可憐的是在我有知覺的時間，却早入了墳墓了。唉！悲哀啣！」

上所寫的，是林子傑日記中底一頁；他現在好像博物院中橙虎一樣，在眼從他惡劣的運命了。可是他底悲哀，却更一層一層深印在他的腦中；無論在怎樣愉快

的時間，總把悲哀反射了出來使他愁悶。這因為他從前還有血氣反抗着，但是反抗的結果，總是失敗；他經了一次失敗，靈魂上就着了一個傷痕；一重一重的下去，到現在是再沒有血氣反抗了；可是他也把靈魂靜定了，任他黑黷地直墮入頹廢的深坑中去。即使有時他自己知道頹廢的生活，是不適合他們少年人的；但是要奮發起來，却只剩了一個悲哀。

一個少年血氣方剛的學子，要想和萬惡的社會爭鬥，本來是失敗多勝利少的。但是知道牠的艱難，却反振起精神去奮鬥；這也是迫於性的驅使，不由自主啊。可是子傑現在是墮落了——或者是超脫了；他自己也知道已做墟墓裏底屍骸了。

在這個時期，那虛無寂滅的思想，却常在他的腦海中浮動；他就攀住了牠，只想保守他的靈魂了。

一切的幻象，都是誘人入墳墓底概念；在子傑腦海中占了一部份。他住在海上，眼見着一個個負着淫蕩的屍體，掛着虛偽的面皮，去造出種種罪惡來；他一

經感觸着，不覺怕起來，使他的神經昏了。但是他一到了家中，總就清醒的；這因為他有一個妹妹——一個天真爛漫天使般的妹子。伊是不知道什麼叫做悲哀，什麼叫做愁悶的人；但是伊却了解她哥哥的性情，時常勸解他。所以他一經回家，見了他赤裸裸的可愛的妹子，總得着一時的愉快。

二

子傑昨夜因為貪看了夜色，到第二日起來底時間，已是九時許了。他急忙盥洗了，挾着幾冊書到校中去。他剛纔跨出門外，却聽見他妹子在門前發喚。他就叫她道：

「情英！你今天告假麼？怎麼這時還不到校中去呢？」

「哥哥怎會迷到這樣，連今天是禮拜都忘記了麼？」伊回頭來笑着指着他道了「真的！今天却是個星期，我好懂呀！」他說着，就回身走進門內來。伊也隨着他進來了。他們一直進了書室。伊聽見書桌上堆着子傑昨夜寫的幾張信

箋，伊就坐在桌旁的沙發椅上，拿起來看了。在伊看的時間，子傑就靠近她的身旁，把書放在桌上，看着她看他的信箋。伊看完了，就縐着眉心向子傑說道：

「哥總是這樣的悲哀腔調，又算什麼呢？」

子傑茫然應道：「我近來的心曲，是陷沒在滯亂之中了。我自己也不知怎樣纔好。倩英喲！我自從受着種種感觸以來，我真解決不下以後應該怎樣生存呢！」

「無病而呻，哥雖不是這樣的人；但是我總說哥是自盡煩惱啊！」伊仍就依她的語氣說下去。

「你說的固然不錯。但是我總看不慣人們底罪惡；那麼，我又有什麼法子免却悲哀呢？」

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種種煩惱的；像哥說的，却完全是哥心鏡上創造出來的。哥想，我們身內底一切，身外底一切，只有什麼是可以寶貴的？哥總該知道是只有一個赤裸裸純真的性靈罷！所以我想用靈魂去覺人的迷夢；倘使人們都保守着靈魂

，那就沒有種種罪惡了。我爲着這個，我就立在獨善的大道上高唱着，去求和我心絃上震動數相同底人；我不管勝利和失敗，我祇保守着；那我心鏡上，總是愉快啊！』

子傑聽伊說到後來，眉飛色舞起來，他就微笑着對倩英說道：

『妹不要說得響；假使妹求不着和妹一樣見解底異性的愛，那麼總免不了煩惱罷！』

倩英悲痛起來，就扯住他的衣袖哭道：

『哥總不是好人，高興了就拿着我笑話；哥不知道我在校中，費了好多心思，在尋能夠安慰哥的愛人呢！』她說着，就狂哭起來。子傑還要說時，伊又急着說

道：

『哥不要再胡說了！我們來打彈子耍子罷！』

子傑也就應諾了她。

午後偕英訪她的同學去了——子儼和他的媽媽開談了一會，又走到書室裏來。他覺得很寂寞，就拿了一冊書來看。在這沉默的空氣裏，他不知道怎樣，心境上只是煩燥起來；任他平日怎樣愛看的書，翻開來看不得兩三行，總覺得索然無味的。他就仰臥在沙發上，把兩手疊着放在腦後；任他昏昏沉沉的幻想，一層一層地好像影片似的明——滅。過一會，他腦海中已熄着的情灰，又重復燃燒起來了。他覺得以後還有幸福的希望——這因為他想着他妹子的話了。

他從前的腦海中，本來也有偉大的希望存着。就是他在失意的時期內，他也有最後的希望——在異性中求一個能夠體恤他一副火熱心腸底人。但是他自從受着一重重的刺激以來，那從前所希望着底幸福，却都變成了不幸的源泉；就是他最後的希望，也泯滅了。現在給他妹子這一句，他就好像止水的古井，又重渡起來了。在他熱烈的想念中，驀然間眼前好像立着一個愛人似的。

『看啊！伊在向我微笑呢！伊那嬌豔的臉兒，却好和伊手中拿着的紅玫瑰成個

正比例；伊那烏黑的眼仁，表示伊注着全副的精靈，在向我目語道：「子儂噫！人生有幾多生命呢？請決隨我到幸福的途上去啲！」」

他熱烈地想念了一陣以後，他心潮又漸漸安眠下去了；他睜開眼來，定睛把室中的四週呆看了一會，好像覺得失了一件麼什東西似的，微嘆着起來；把眼睛揉了揉下，緩緩地走出了書室，到門外閒步去了。

人到了煩悶無聊的時間，就是他平日最有興味的娛樂品，也覺得沒有趣味了；他在門外閒步了一會，又復走了進來；在室中拿拿那樣，看看那樣，連他平日最心愛的比牙諾，也覺得不能怡悅他的性情了。他只盼望着倩英可以早些歸來，來破這沉寂的空氣。他剛在想着，聽得有人推門的聲音，他就望外看去；却見着一個儉約妝束的女生，正在推門進來。伊把首向着外低語着，似乎還有人進來的樣子。可是伊暈紅的半面，和綽約的身影，却早擾亂了他安眠的心曲，激發了他已枯的情苗了；他不知怎樣，只是再也別不過頭來。伊立着有半分許的時間，回身要

進來了；但伊却早瞧見了子傑，又重複停留了伊的脚步，好像在讓他人；在伊們視線接觸的一瞬間，他覺得一縷柔情，盪盪地從伊的目光中流露了出來，把他的靈魂吸住了。這其間他最驚疑的是——覺得伊這張小影，早已存在了他的腦海中；他們似是會面過了，並且很熟識似的。

三

人生最無稽最難解的，就是運和緣底意義；說牠是有的呢，却不能確實地去證信牠；說牠是無的呢，却時常有些使人疑惑的影像。子傑從前是不信的；這因為他相信種種的得失，都是關於人事的；可是在這一瞬間，却也遍疑起來了；他只縹緲地注視着伊；却見伊讓過身去，從伊的身旁，又走進一個女生來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倩英。倩英却向子傑說道：

『哥哥！你還認識伊麼？伊就是我們少小時的伴侶，史腳姊姊啊！』

『啊……是的！怪道我剛才見了伊，覺得伊這影像，長留在我腦海中似的；只

是一時記不起來，我還疑惑是……」這時，倩英瞧着子傑微笑着；子傑也覺得有些失言了。

「哥哥！我們一起到媽媽那兒去，看媽媽還認識卿姊不？」倩英扯着史卿的手向子傑說了，他們三人就上樓去了。

在子傑和伊們上樓的時間，他心曲是怎樣的紊亂！一時他想起七八年前的幼稚時代來——他和伊握着手一起頑耍時的情景，還好像歷歷在目前似的；現在呢？在他們咫尺的中間，就好像隔着一道屏障……他眼看着伊和倩英急急地上樓去了，他却不能緊隨着，只緩緩地一步一步在數他腳踏着的樓梯。

「啊！成人生活底墮落，真是驚人啊！」

他心中默默地念着，要他把他那茫然的心潮安眠下去，小孩子時代的性情，重復恢復了起來；可是不能，他心中只覺着一種無名的壓迫。就是史卿也好像避着他似的；這時大約已在他媽媽的房中了。

一間古式的上房內，上首放着一張床；左旁安着舊式的兩口紅漆櫃，櫃上高懸着幾只衣箱；右旁一張大理石的桌子，桌旁坐着子傑的媽，在看伊女兒近來的學科。這時有兩個少女，從房門外進來了。前面的見了伊叫道：

「伯母！好幾年沒有來拜望你了，近來康健呀！」

「啊……蔣家小姑娘！真的有七八年沒有見你了。前月倩英說，伊現在和你又是同學了啊！」伊媽歡笑着握着史卿的手說了；就指着身旁的一張椅子，叫史卿坐下。

「是的！」伊微微點了點頭在伊身旁坐下了。這時，倩英却雙手按着櫃子

向史卿說道：

「卿姊！你還記得麼？我倆晚飯後和哥哥在這張櫃子上溫習的時候。」

「記得的！我那能忘記——當時伯母還教導我們許多學問呢！」伊媽這時正在看史卿薄桃色的面龐；聽史卿說到這裏，伊也笑着說道：「日子真是飛的般快啊！」

說起來却還好好像是昨天底事情似的。倩英你看——你卿姊姊底臉兒，也就長得更加美麗了！」

史卿聽了這幾句話，一陣紅暈，從伊的兩頰直飛了起來。伊只把視線漸漸移向窗外去了。不一會，偶然回轉頭來，卻見倩英對着伊癡笑着；伊就笑向倩英說道：

「倩妹笑什麼？——你自己……」倩英不答應什麼，只是狂笑起來；在這笑聲間，聽得外面革履底聲音；子傑跑進來了。倩英就說道：

「哥哥！我們人又齊了，再來猜字謎罷！」

「什麼？」子傑只是不懂伊的話。

「傑兒你不要睬伊；伊總依舊孩子氣的。」伊媽說着，就向史卿問伊幾年來的事情；史卿也就一一回答了伊。這時的子傑，却木然把身子伏在桌上；眼睛只是呆呆地向窗外看着；伊們倆講的話，他却一句也沒有聽得；他只在作他的迷夢——

他理想中甘美的迷夢。好多時，他見着夕陽漸漸要下山了；史卿也就在此時告辭回去了。

四

壁上掛着的自鳴鐘，玲瓏地打着八下了。這時一間沉寂的小室中獨坐着個子傑；甚麼人也猜不出他醞釀似的心境來。他在剛初跑進這小室的時間，他心中只覺得一種快慰；這因為他在日間伊們傾閒談的時候，他時時想把他回憶的心潮壓了下去；怕給伊們知道了。可是這時，總可以無拘無束地由他追想了啊！但是他又悵惘着，只覺得這是一種無謂的感想。「啊……可笑麼？」他心中默默地念着，臉上就自鄙似的微笑了起來；走近了床沿，把電燈撥熄着，去尋他的睡魔去了。

一個心思攪亂了的人，無論如何，睡魔是總不肯到他身上去的。他躺在床上以後，只覺得左側着也不好；右側着也不好；漸漸地待他的腦海中把日間的專想念起來了，他纔把他初睡時的苦悶忘了。但是他似添長似潑亂的情思，卻一步步倒

尋了上來；在他想念着今日的情形中，又追想起少小時代底他來。

圓滿的月兒，發出皎潔的光輝來，要把這世界都改造了。這時有幾十個小孩子，拍着手在唱他們姊姊妹妹的童歌兒。過一會，一個女孩子笑向着他道：

「哥哥！我們再像昨夜似的來捉迷藏，好麼？」

「好的！我就去叫他們啊！」他說了一聲，就跑過去對他們說了；他們都歡呼起來，一個個把小手接攆來；不一會，就成了一個大團兒了。

「傑哥！昨天是你沒有做下去；今天就是你做起來罷！」一個女孩子向着他說了。

「不！今天管今天的，我又要……」

「我們不情願！」小孩子們都反抗起來。

「那麼，就是我做罷！」他說了，就拿手帕把眼睛包了；接着又說道：

「這是癩妹妹叫我做的，我一定要摸着伊呀。伊辮子是梳篋給的，也比別人

容易猜着呢！」

他在說的時間，小孩子們就旋轉起來；沒有一刻功夫，他們停了。他就挨次的摸了下去；摸着史卿的時間，他就狂笑着喊道：

『是了！是了！』接着把他包眼睛的手帕扯下來了。史卿也笑得格格地說道：

『這個不算的！你只說是了！是了！可是究竟是那一個，你還沒有把名兒說出來呀！』

他想到這裏，他就在床上微笑着。

他又想起他和伊同學時的情形來了。他們倆和倩英，是左右並坐着的；他們有時在上課時，也時常頑耍着；一到了休息的時間，就到操場上坐在草地上鬥草去了。

有時同學們在欺侮他們三人中無論那一個時，他們總互相衛護着，像一個小團體似的。

他們放學回來，在晚上是又要到他媽的房中，去溫習一小時的。有時他媽不在的時間，他們三人就猜字了。他們賭的是手心兒；有一次，伊要給他打了，他故意把手提得很高去嚇伊；但是伊却閉了眼睛，裝作沒有看見的樣子；他終竟不打了，只把伊輕輕地擊了二下。

這樣的一幕一幕在他的腦中輪轉了好一會；他又想起他和伊別離時的影像來了。那時伊已是十歲了。伊因為伊的爸爸換了職業，伊家離他——伊的父親辦事的公司太遠，所以伊要搬家了。他真夢想不到他們倆會七八年不相見的；所以他在那時，還幫着伊整理伊的書籍和文具。只半天的光陰，伊就倚在伊媽媽的懷裏，要趁着車子去了。在車輪緩緩地轉起來的時間，伊還在車上叫道：

「傑哥！禮拜日到我們家裏來逛呀！」

他想起這一句，他耳邊就好像聽得有人在這樣叫他似的。他吃了一驚，他就感覺着現在是長大了。

「啊……黑暗的大地，夢一般的人生；我們的孽債正多呢！我爲什麼還要去做這樣的情夢啊？」他默默地想着，好像他胸中的壯氣，在和兒女柔情鬥着似的；好一會，他的壯氣勝了。可是忽然間，他又感觸起來；

「啊啊……你罪惡的子傑啊！虛僞！虛僞！我不相信平時專說真理正義的你，也裝起僞道學僞志士底架子，去欺騙你自己呵！」

「人們誰沒有戀感；你却要把這自然的天賦性淘汰了，你究竟爲的是什麼呵？」他這時好像犯罪的囚徒，在他待決時懺悔似的，從床上直叫了起來，把電燈撥亮了；走近他的書案，又寫了幾張日記。

五

夕陽將要跑下地中去睡覺底時間，倩英挾着幾冊書從伊的校中回來了。伊一步步地跑進了書室，伊心中只是推想着日子傑見史卿時的情狀，和今日與史卿的幾句談話；伊就沉默地坐在桌旁的沙發上，支着頤想念着。

倩英雖是比子傑少二歲，但是伊聰慧的性靈，他還比不上。伊自從見着他近來憂鬱無聊的形狀以來，伊早就想拿什麼去安慰他了。最後伊決定了。這因為伊相信戀愛是能安慰一切失意的青年們的。

「我在校中在尋哥的愛人呢！」當伊昨日說這句話的時間，伊心中是早有成見了。這因為伊知道伊哥這時，正是專心科學的時候，是決沒有愛人的；伊就想起伊們當年的小朋友——現在的同學史卿來。所以伊在昨天下午，就去約伊到伊家裏來；伊今天在校裏，又向伊說道：

「卿姊！我自從你昨天回來以後，我不知怎樣的，只是想起我們少小時的愉快來。我今天還在想：假使姊姊和我是一家人時，那是何等幸福呵！」

「……」伊好像有別的事情在心裡似的，只無意地答應了一聲。過一會，伊就談起校中的課程來了。

伊坐在沙發椅上默默地把他們倆這二日間的情形推測着，伊知道伊哥哥是很傾

心伊的；伊却沒有什麼表示。伊想到這裏，伊只感觸着支那風俗底不良。伊也知道他和伊是明白的人；可是這幾千年的積習，決不是弱者所能打破的；他們倆總覺得帶着羞態似的。

「唉！」伊微唱了一聲，伊就無聊地把抽屜抽了開來；却見子傑昨夜寫的日記，伊就拿起來看了：

「沒有戀感的人，真是虛生世界喇！——我草這二句話時，我深心中只充滿了天性。

「啊！在這草草的人生裏，我們眼看着的，心想着的，那一樣是我的所有，那一樣是有真的生命呵！我知道我們和寄生蟲所差的，只充足了些性靈罷！可是造物者既給了我的天性，我總不要把他昧了纔好呀——我存着這一種心理，所以我肯願爲真理去犧牲，爲正義去犧牲；我只懵懂地把我的戀感壓伏着了，還恐怕伊來妨害我的壯志。啊！罪惡！罪惡！我現在是醒了！牠是幸福底源

泉；牠是安慰底使者；這一脈的天性，險些兒冥冥地潛消了啊！

「戀愛是不能輕易把牠了解的，並且不能輕易結合的；這因爲一經誤會，那就流入默然性了。可憐我們支那人，四千年來禮教文明底結果，只不過造就了些淫羸的屍骸罷了！唉！」

「世事真是變一般的快啊——今日下午，我幼時的伴侶癩妹妹來訪我的媽媽來了。我一見了伊，只是憶不起來；後來知道了；可是我的胸中，總好像橫着一座虛僞的屏障。唉！我們倆在少小時，不是時常攜手並坐的麼？現在伊柔順的性情；伊敏慧的天資，依舊是孩子時代的伊；我自信我的種種行動，也依舊是七八年前的我；可是我們倆要像當年親熱的握手，却是不能了。我只遠遠地站立着，伊也避着我好像避蛇蝎似的。這離開我們的，我固然知道是我們差態底表現。可是我自信我在入學時只拜了拜孔聖，現在就這樣的服從了他麼？我忍心把我的戀感，只隱伏在潛意識力底下麼？啊……反抗反

抗！我現在是不能再學偽道德偽志士的樣子，去墮落我的性靈了——至少我的腦海中，當開着一個地位，去保留我的愛人信影嚮！」

伊把幾張信箋，反覆地看了有四五遍；伊蘋果色的面頰上，現出兩個笑渦來了；伊就歡樂地把信箋揭疊好，拿着跑出了書室，到伊媽媽那兒去了。在伊經過書室的時間，子傑也從樓中回來了。

「倩英！」子傑在門前喊伊。

伊回首對子傑微笑着，就忽忽地上樓去了。子傑也就走進了書室，把書放在桌上；抽開抽屜，去尋他昨夜寫的信箋看。尋了好一會，却是再也沒見了。這時他心中也猜着——大約是倩英拿去藏了；他就想上樓問倩英去，却聽得伊的聲音，已在他的身後嚙嚙地笑着。他頓回首問道：

「倩英！你把我幾張信箋，拿到那兒去了？」

「我沒有拿過！媽媽在看呢，伊還說很好呀！」伊說了幾句，又格格地笑出聲

來。

「頑皮的妹子，這不是你拿去的還有誰？」他似笑似惱的說了；可是也奈何伊不得。

沒有一星期，子傑和史卿訂婚了。

他們倆的婚約，是完全不是自主的——在子傑方面，或者可說是自主的。因為倩英自從拿子傑的日記給伊的媽媽看後，伊媽也很喜悅。他們倆在少小時，本來是說過的；後次因為兩家的父母，恐怕他們倆成人後愛好心有變異，所以把這個成說毀滅了。現在他媽看了他這幾張信箋，伊就重復快樂起來了。本來史卿的性情，史卿的聰慧，伊當年愛伊，和愛伊的兒女一樣的。在這幾年中，伊早就希望伊作伊的兒婦了。

子傑的父親和史卿的父親，他們倆本來是好友；所以這一段兒女婚姻，就輕輕地結合了。

六

校役又在課堂外搖休息鈴了。沒有一息時間，學生的步履聲和談話聲，把這才守着沉默的空氣，完全打破了。這時有一個女生，走近史卿的書案前，微笑着說道：

「卿姊！昨天媽媽對我說，在今年的寒假裏，我應該叫姊姊是嫂嫂了啊！」

伊聽了伊這句話，伊只低着頭不答應——伊確實是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伊。

可是伊也沒有羞澀的樣子；伊心中雖是煩燥着，伊却守着伊的常態，在預備伊下課的課程。

「姊姊！是的麼？爲什麼一聲也不答應呢？」倩英又笑着追問了一句。

伊幾乎被伊逼得哭了。好一會，伊才把擾亂的心曲安眠了下去；伊只低聲說道：

「倩英！請你不要再囑麼罷！下課我還沒有預備好呢！」

『姊姊！你答應我一聲，也不費什麼時間呀！』伊依舊笑問着；可是伊的興趣，却給伊冰化了。

『不……我不願意叫，我也不願意嫁；我只不願把我處女神聖的生活棄了，去做我父母的買賣品。我只情願一輩子守着我孤獨的生涯。』伊好像是被逼得沒法了，又像是伊心中很憤激的伊就說了這幾句話。但是伊聽了，却好像一聲霹靂似的，把伊適才取笑時的態度驚消了。

伊沉默了好一會，方始又向史卿說道：

『卿姊！你從前是沒有獨身思想的人，這是我平素知道的；假如你心中有什麼不願和別的事情時，你可以向我說麼？或者我可以替你解決，這也不可知的，請姊不要憂鬱在心裏呀！』

伊這幾句真摯的話，却早動了伊的心了。但是伊想，伊的事是決不能告訴伊的。伊就忍着淚不自然地笑了一聲說道：

『給你這樣的逼着取笑我，叫我還有什麼可以說呢？』

伊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；聽伊這句話，就重復恢復這才的態度，把這一個樣子，輕輕地打過了。

『信英！你能把我這一封信，寄給……』在第二天的早晨，信英要到校中去的時間，子傑拿着一封信，對信英說了這一句，就不說下去了。

『寄給伊麼？……能！能！可是我要聲明，是先要給我郵差看過的呢！』伊很高興回答了，就去拿子傑手裏的信。

『那麼，你去看罷！』他把信遞給了伊，就掖着書冊，到他的校中去了。

伊把身子斜倚着桌子，在信封內抽出信箋來閱了：

『聊妹：我現在草這封信的時間，我心曲是怎樣紊亂！我真了解不下我此刻還是愉快呢，還是煩悶？我只一時想起了我倆少小時的親熱；一時又想起我倆七年的陰隔；一時又想起我倆現在的訂婚。』

少小時的影像，在我的惱海中，到現在是更加明顯了。可是在七年中，我只模糊地好像有妹的小影存在似的，却把我倆頑耍時的事情忘了。自從前星期我倆重見以後，我心理中終竟把我壓在潛意識力下的童年的影像，一幕一幕地像影片似的翻起來了，使我得着一種快感。

我還記得——我倆在同學時，是曾經使用我倆天真的愛的。我見你受着別人欺凌時——有時我和人爭論時，我倆總互相衛護的；我倆當時互相愛護的原因，我現在是覺着了；是從我倆一樣是弱者柔和的性情上發起的。可是這却是我和你精神上純真的愛，因為我們當時是不知道有什麼戀愛的。

偉大純真的戀愛，是從天性中流露出來的；這決不是一般肉慾着所能夢想的。可是純真的戀愛，却和我倆當年天真的愛是同系的；這其間所區別的，只相差年代關係罷了。悲啊！我倆七年的遠離，只使我倆現在的訂婚，却說不到是戀愛的成績了。

一般偽道德偽志士的人們，他們提起了戀愛，總覺得帶着羞恥心和不屑的樣子似的——這並不是我無謂虛言，却是我的懺悔語；因為我在這七年中，我只把我的戀感壓伏着；我現在是醒了，我覺得古今來大英雄大豪傑的本色，只是不忘了他天性中的兒女柔情的。所以我現在要恢復我的愛——對於你要恢復我倆當初的愛；也許就是這封信給你的動機了。

妹啊！我倆是念世紀中的新人物了；怎麼我倆還存着十八世紀的舊腦筋呢？我現在很感觸，當我倆前星期相見時，只是我避着你，你避着我，我倆好像祇是相認識似的；祇不能恢復當年親熱的態度。我現在是要反抗了；我現在要和妹去——去到一艘青年們的心中，創一個戀愛的世界。

我寫到這裏，我深心中就波起一個要求。要求妹時常能夠到我家裏來；要求妹允許我到你的家裏去。我倆此後應該做一個新的人；我倆此後應該實驗我倆的戀感。」

已解戀愛的倩英，伊閱了伊哥哥這一封信，只呆呆地把視線移在伊的手指上，大約伊這時也在想求伊的愛呢！

七

已是深夜十一點鐘了。沉寂的大道上，只有守衛巡捕的步履聲，和旁道梧桐的落葉聲，很清楚的在無聊地唱和着。那道中的路燈，却給夜氣侵襲了，一閃一閃地顫着，好像在表示是深秋的時季似的；在這瀟灑的海上，要數這個時期是最清靜的了。

偉大的夜之神，他能克服着一切——克服着一切去像死一般的睡眠；可是牠總克服不下熱情橫溢的人呵！這時，在綠葉叢中，電燈光所及的一角紅樓，依稀見着一個女郎支頤沉思着。伊一手拿着一張信箋，從伊微顫着的信箋中，好像是表示伊心中是怎樣的焦灼；伊熱烈的情灰，是怎樣的燃燒似的——牠的確是在燃燒，伊是從今天早晨接到子傑寫給伊的一封信後，伊心中沒有一刻兒甯靜過。

伊這時深心中緊促和憂惶，好像在催促伊快些解決了究竟向那方生活去似的。伊這時地位，確是立在歧路上了。伊只知道向那方面生活去是正路罷了。

伊這時非但不能解決應該向那一方去，並且伊也分不出在伊的兩個愛人中，誰是新的？誰是舊的呢？說子傑是新的，但是伊愛他的時間却在先；說子傑是舊的，但是伊從前的愛他，是沒有些微兇戀性的。伊這時稍稍明白了；伊知道子傑是伊少小時的愛人，却不是伊現在所戀愛的。

伊和伊愛人戀愛的起初，是伊從移家後發起的。伊在這歲年中，心境上漸次生出戀感來，就把伊的愛人深印在腦中了。可是伊現在却和子傑訂婚了；在沒有接着子傑這一封信以前，伊是決心要反抗的；伊現在接着子傑這一封信，從他這信中，却漸次引起伊孩子時代的愛來；伊就不能再行反抗，也就不能解決了。

伊呆呆地憑窗望着天空的夜色；伊覺得伊心中是和夜色一樣的畏縮，伊生活和夜色一樣的黑暗；伊倦了；伊沒有心力再去解決了；伊就伏在窗櫃上回想着；回

想伊的孩子時代。從伊回想起孩子時代中，又回想起伊和伊愛人的戀史；一漸漸，一漸漸，將想到最近的時間時——驀然伊眼前一變，好像伊依舊是今年暑假期間的伊似的。

八

「怕是慢了啊，怎麼這時還只得七點三刻呢？」伊獨自坐在滬杭二等車室中看着臂上的手錶在自問着。伊這時是煩悶極了；伊自從早晨七點許，伊媽媽怕伊脫了車，把伊攙了醒來，送伊到車站後，伊已經臥坐着有半小時了。車中雖有十幾個乘客，可是伊却一個也不認識；伊只無聊地看看車內，又看看車窗外月台上的旅客。

「哪姊！你今兒也回鄉去麼？」有人在月台上叫伊。

這很熟的聲音，傳到伊的耳邊時，把伊胸中的寂寥打破了。伊充足目力，隨着這聲音尋去；伊見着離伊車窗不遠的地方，一個青年提着手袋好像還在說。他

叫史邀生，比伊小一歲；他們倆是隣居——伊自從十歲上移家過來後，伊和他就成了小朋友了。伊這時是喜出望外了。伊就說道：

『你也到杭州去麼？』

『是的！』他點點頭在走在應着。

伊伏在窗上瞧見他上車了。伊就把靚綠衫注着車內的室門。不一會，他推門進來笑着說道：

『卿姊！上月你說今年不同去；怎麼今天又去了呢？』

『是啊！我本來是不回去的；因為昨天接着一封家鄉的信，說是祖母有些病，所以媽媽又叫我回家去了。你呢？可是去旅行麼？』

『是……我的四叔父在杭州辦事；他在三月裏就寫信來叫我暑假到他那裏去消夏。所以我前月問姊回去不回去，我是想邀一個伴侶呀！怎麼你昨天不來告訴我一聲呢？』

「可是你也沒有和我說呵！」伊說着，他們倆都笑了。他就把提籃放在一旁和伊對坐着。伊又問道：

「你也祇帶着行篋麼？」

「……多帶行李是很累贅的！」他說了，他就把篋子打開來。伊見他篋中除了幾套夏衫褲和幾冊書籍外，滿篋中都是桃子蘋果等的果品，伊不禁笑出聲來。他覺着了就問道：

「卿姊笑什麼？」

「笑你總是孩子氣，一天到晚不離果子的。還怕車上沒有買麼？要巴巴的帶了來！」

他聽着也笑了；就順手拿了幾個給史卿，放在伊倆中間的小桌子上。

沒多時，一聲汽笛，車身就漸次蠕動起來了。這時車中的乘客，都肅靜的不像這才的嘈雜了。伊整了整衣角，想和史生談話時，却見他把上身伏在窗上，眼

望着遠處，口中不住的把果子吃着。伊見他這一副形狀，又不禁微笑起來；伊就檢了他身旁一冊書看着。

不一會，伊偶然抬起頭來，見着車中有幾個旅客，側着眼睛在注意伊倆。伊深心一動，伊覺得很不好意思起來。伊知道他們是在疑惑；在察伊倆是……伊感觸着，伊只覺得面上在發熱；伊就俯下首去，呆呆地看着手中的書——其實伊却一個字也沒有看清楚呢！

「卿姊！不知怎樣的？人們只是在看我倆；怪啊！」伊耳旁聽得他很低聲地向伊說。

伊更覺得不好意思了；伊就向滋生說一句「不要去理他們。」側轉身去把首伏在窗外去乘風。伊剛向前瞧着；他却從前一個窗中，伸首向伊說道：

「卿姊！我真不信我們支那人爲四千年來的積習浸透了心的；他們見着兩性的交友——或有人提及兩性的友朋時，他們總會誤認是戀愛的；你想可笑麼？」

「這也怪他們不得的！你不見一艘無恥的青年，借着自由解放的皮毛，去熾他的獸慾麼？他們習見慣了，所以爲謀謐一切的新化，都不過是沒廉恥罷了。他們知道什麼呢？」伊說了，伊怕他再說下去——這因爲伊知道他是一個放誕不羈的人；他是不顧人議論的——伊就把這話打斷了，沿着遠處雲樹間隱約可見的茅屋，向遜生說道：

「遜生！像這樣的地方，真是有趣啊！」

他從伊的指尖上看去時，他大約也瞧見了，臉上微微露出笑渦來。伊又說道：

「你看——這環繞茅屋的，不是一道小河麼？河旁種的好像是桃柳的樣子；那幾片殘紅，還遠遠地一閃一閃的在炫惑我們眼睛呢！住在這其間的人，真是好清靜呀！」

「你知道他們沒有在想都會底繁華麼？」他輕鬆地笑着說了；使伊也笑起來了。火車提高了軌的機輪聲，儘向前狂奔着。可是伊在車中，並不覺得是車在向

前進，却好像是地球在旋轉似的；近處的景物，都向後奔去了；遠遠的樹林，却轉過來了。一霎時，伊這才給着的茅屋，漸漸列在眼前，又漸次遠去隱去了。伊一望原野，都是翠綠和黃色的稻田——以及像小邱似的，列在田間底荒墳。這時，車行是更速了。迎面的南風，帶着南方的熱氣和細沙撲上面來，伊不能再自由地觀看了；伊就迷了眼睛，模糊地看着車旁；却見車旁的溝道——在建築軌道時把牠掘成的溝道——像一條白帶似的向後飛去了。

車過松江驛，他很疲倦了；他就把右臂和首枕在車窗上，模糊地向伊說道：

「卿姊！我疲乏極了，請你把我的提籠照顧一會呀！」

「……」伊低應一聲，伊就無聊地把他的提籠提在身旁，和伊的一隻放在一起。伊也把左臂和首，枕在伊身旁的車窗上看着他；聽見他朦朧地把口眼閉上了；不一會，就發出微微的鼾聲來。這時已是九點半了，天空的熱氣蒸着他；伊見他的額上和鼻上，都淌着水晶一樣的汗珠；那車中的機輪聲，却一些也不能擾亂他；

他只安眠了他的神經，靜靜地去遊個人獨有的別一個世界去了。

伊上車時沉寂和靜默的空氣，又盤據伊的胸中了。伊就漸次憶着這才的閒話；伊覺得很羞澀，伊又覺得一種不可思議的快感。

戀愛是先入爲主的；尤其是初解戀愛的人，一經感觸着，就不忘了。在伊的前一刻，是沒有愛的；可是這時伊却迷惘地起了戀感；伊覺得他是一個可愛的人！伊想着，伊就偷眼仔細地去看他。伊見他那蘋果色的半面，和給風吹着，微覆着前額的黑髮，却越顯得他清秀底眉宇。他那紅色的嘴唇，却成了個括弧線；他大約因爲把首側着伏在手臂上的緣故，所以他的右頰，却更加豐滿；他那紅唇也微開着，露出兩列齊整潔白的編貝。

長短針邊指着十二點的時間，他醒來了。可是他惺忪的睡眼，却還好像在尋這才的夢境似的，只仔細地認着窗外的樹木。

『好睡呀！』伊微笑着說了。

他像吃了一驚似的回眼瞧着伊。就問伊道：

「快到了麼！」

「快了！只差念分鐘呢！」

「那麼，請姊把地址告訴我罷！因為我是初次去遊歷，我想隨時約姊一同去玩呢？」

「是！但是你也應該給我知道的。」

九

伊瞧着遠處底斜陽，映在微微波着的湖面，發出亂蕩似的彩紋時，只使伊清靜的心房，生出無限快感來。那多情的晚風，却又施展牠偉大的能力，噓噓地吹了幾陣涼風過來。在牠觸着物體的時間，牠好像低聲在說道：「親愛的朋友們呀！威逼人們的惡魔，現在是過去了；請快來喲！來領我們這慈愛的心。」

伊這時是和迷生同坐着小艇在湖面蕩漾着。艇中很靜默；只聽得舟子划槳的

聲音，很清脆地在和枝頭的鶯鳥唱和着。伊指着湖水回過臉來想和他說話——却見他迎風望着天際底百雲，只呆呆地在出神。

「卿姊！假使我有一天能夠脫離了一切的塵俗，像這悠悠的白雲似的，在這湖光山色間長遊着，那是何等幸福啊！」他還是茫茫地望着白雲在說。

「……但是我總：總應該盡些人們的義務呀！」伊在諷他。

「……」伊見他應聲的時間，在思索着；接着就側過身去，無意識地伸手入湖中去划水。不一會，他竟像小孩子似的，高興極了，就把上身伏在艇外，兩手都伸了下去。伊很担心；怕他一失身會跌下去；伊就緊緊地扯住他的衣角說道：「滋生！很險的，不要再頑了啊！」

「胆小啊！」他起來對伊微笑着說。伊也不禁羞澀地笑了一笑。伊真不明白，伊不知在那時起的，就把他作了伊的愛護物了。

迎面差得不遠的湖上——在水面看去，更沒有多遠的路程，也有一隻小艇駛來

了。伊們那時還看不出船中人；只模糊地望去，好像也是兩個青年男女模樣，並肩低首的在情話着。伊瞧見這一幕的情景，伊心房就無名地跳躍起來，只使伊也微微低下首去幻想着……可是兩艇相駛是很快的；尤其是那一隻小艇的速度，較伊們坐的要快一倍。沒多時，兩艇在橫距着四五尺湖面相值了。伊聽着水聲，不由的側首去看時；伊見那艇中的女子坐在右方，只低頭微笑着，像表示伊心中的喜悅似的。男子却手支着兩膝，僵僵地坐着；一手還拿着一枝荷花，仰面向着那女子在笑在說。伊依稀聽得的是：

「……那麼，我和你今晚到××去看電影好麼？」

「也不去！歸來是很寂寞的！」那女子像沒有決定似的，所以只微微把首搖着說得很慢。

「我可以伴你回來的呀！」

「……」

那回答的聲音，伊是聽不清楚了。好一會，伊目送着他們倆到很遠很遠——祇辨得人影了——伊就回頭臉來。却聽得邀生喃喃地在自語着：

「我祝他們倆不要迷了途！我希望他們倆永久兒存着這時的愛。」

「你和誰說呀？」伊故意提高了聲音去驚覺他。

「不……我見着熱愛的青年們，我總不知不覺的替他們禱告的；祝他們倆始如如一，不要給舊式的惡魔笑了去。」

「怪啊！這或者是你心中的妒念支配着的罷！」伊說着就格格地笑出聲來。

他也笑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

「卿姊！你怎麼也這樣地不明白呀？我們支那人對於戀愛所處的環境，是比較他國人困難得多多；就是一舉一動，也時常有惡魔監視着的；所以應審慎些才是。

不……戀愛本來是應該審慎的，是不能淺薄地去了解的，這其間應該分着情和慾——有些人受短時間慾性的衝動，發的熱烈的愛；我們却萬不能去承認他是戀愛；這

因為他沒有責任心，他不是真的愛，只是想遂他的慾望罷了。情和慾是互相消長的；也是像一個整數來分析的。所以深情的人，他的慾念就遞減了；慾性長的人，他純真的愛情，也就漸次消滅了。真摯的戀愛，決不是一時的狂熱所能表現的，他只淡淡地存他在深心中，只求兩心的契合，能互相安慰，互相體恤一副白熱的心腸；那就有超額的人，不再爲着形式上的離合去幽怨了。我存着這樣的心，所以我見着一般青年們使用熱愛時，我總覺得很擔心。我希望我的觀察是錯了！——希望他們能夠永久保守這樣的愛……」

伊聽着他的話時，只使伊的神經，漸次失覺了。只是木然瞞着潮中疏疏落落蹣跚着的燈光——從岸上電燈反映着的燈光。每一會，伊才漸次醒來，伊知道是很晚了；伊就懶懶地伸了伸腰向逃生說道：

「逃生：多晚了！我們上岸回去了罷！」

+

伊不知道是從那裏說及的；伊微笑着向他問道：

「我真不明白現在自由戀愛的人，爲什麼儘多失戀和離婚的呢？」

「這大該是他們的動機不純正罷！真摯的戀愛是決沒有失戀和離婚發生的。」
他沉靜地回答伊。

「那麼，怎樣去分析他們的動機呢？」伊又問了。

「這個是很繁雜的——但是從性情上發生的，是純潔的；從藝術上發生的，是高尙的；這都是真摯的戀愛，是從深心中萌芽的——是永久不變的。可是大多數的人，他們只是從形式上——美的方面發生的；那就有失戀和離婚發生了。這因爲人情大都是喜新厭故的，尤其是在戀愛的世界中，牠的魔力却更大。倘使兩性間祇是一時的熱愛，不是深心永久的愛時，那就被誘惑而墮落了。並且——戀愛是容易發生猜忌心；假使兩性不是深悉性情時，也最易決裂的。像這樣的破壞，還不過是內心的變動罷了；在我們的舊社會中，却更有一切的家族專制階級制度來

破壞；倘使不是純真的戀愛，那就沒有反抗精神，却更說不到是戀愛了呀！」

他說的時間；那迎面的朝霞，映着伊和他，把熾微的晨破了。伊這次是和他第二次遊湖了；伊因爲連日太熱，就約他在這清晨來遊。不一會，一輪旭日，從東方升了。在牠離地二三尺的時間，牠偉大的光輝，照着湖面和伊身上時，伊眼前就呈出種種彩景來。那枝頭的小鳥，也啾啾啾啾在唱牠們的歡迎歌。伊快感極了；伊就回邊首來，却見他微笑着注視着伊；他們視線相值時，伊不由的低下頭去；伊胸中的情絲，就一縷縷叢生了。好多時，伊才側過首去，瞧着巔峯；却因夜來小雨，所以峯頂還籠着薄霧，只縹緲地看不清牠的全景。伊呆望着又是一會，伊聽得他拍着手在高歌了。

小艇漸次近堤畔了。迷惘間伊瞧見清澈的湖中，好像一條蛇似的水族，在向伊們艇旁游泳着。伊吃了一驚，定睛細看時，却原來是堤上垂柳的影兒；伊就舉首仰望着堤上，已有三五遊人在走着。一切的動植物，也都醒了。太陽漸次充

足了牠的光線，不像適才的薄弱了。伊耳旁聽得他低聲向伊說道：

「卿姊！我們也玩夠了；剩這一片殘景，讓人們去領略罷！」

十一

伊和他攜着手並肩立在堤上的柳陰下，遙望着湖濱矗立的樓臺，皓月光浸着，水光映着；只好像是畫圖似的，他們忘着是立在世界上了。伊也不知道伊的手還握着他；伊只茫茫地領略這幅麗景。不一會，伊偶然擡起頭來，伊就失聲叫道：

「啊！滋生看嗚！一粒巨星飛了啊！」

他雖也指點了一會，可是伊却見他只瞧着流星處呆看着。好多時，他才低首向伊說道：

「卿姊！我們現在立着的，不是也是一個星球麼？我這時在想：假使現在墜沉了，那我們究竟怎樣呢？」

「你癡了麼？」伊嘻嘻地笑了。

伊想把他的神經混亂時，伊就指着堤深處向他說道：

「滋生！那兒浪濤噴，我們走去罷！」

他一聲也不答應，只默默地隨着伊走着。伊却隨時指點着湖面上從遠處歸來的小艇，和給月光照着倒映在水中不大清楚的景物向他說着。好一會，他又向伊問道：

「卿姊！我們明天回去了，還是你來候我呢？還是我來訪你呀？」這因為他日間接着伊的信，約他明天一同回去，所以他這時在問伊。

「還是我來聚你罷！」伊沉吟一會說了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伊因為到車站還有許多路，伊就一早起來去訪他。他卻已經把他小小兒的行裝整頓好了在待伊。伊到的時間，也就向他的四叔父告了別；在門前坐了人力車，一起到車站去。迎面的晨風却好像是天然的報時鐘，吹着伊覺得微微地寒冷，伊知道已是初秋了。這時，路上的行人還不多；一切的景物，也

惺然地還沒有醒來；只枝頭的蟬聲，帶着微顫着的音，在唱牠們的哀歌。伊知道牠們是將近葬期了。

車子從清靜的大道中，穿入街市去了。兩旁的商家，有些把門開了；有些卻還沉沉地睡着。不一會，伊遠遠地望見車站了，只使伊在車上像夢一般似的回憶起來時的情景來。

伊們到站的時間，已是七點一刻了。這時伊和他並坐在黑魆魆的候車室中；他們胸中的寂寥，只使他們尋不出什麼話來問答着；過一會，伊才向他說道：

「滋生！快啊——我們來的時間，好像還是昨天似的；却原來一個多月的日子又過去了。」

「是！……你祖母的病好了麼？」

「好得多日子了！」

伊說着，伊又想起伊的媽媽和校中同學來。伊就到門前去探着，伊口中也在

自語道：

『爲什麼車子還不來？』

車到的時間，伊們也就上車了。伊在車中又默坐了一會，伊才聽得車站中掛着的鐘，鏗鏘地在響了。伊就從窗中望去，伊只瞧見月台上一個著白衣制服的人，緩緩地把他拿右手的綠旗展動了。

十二

一羣火車中的汽笛聲，把伊從迷惘中叫醒來；伊回顧伊的身邊，只是靜惘惘的，好像世界底一切都死去了似的。伊微微把眼睛定了一定，伊瞧見壁上的時計，已指着二點四十分了。那外面沉寂的大道上，只是梧桐給微風吹着，還在微微地嘆息着；此外……此外一些兒聲息也沒有了。

外面的冷氣逼了進來，伊覺得伊渾身在顫戰了。伊把伊無力的眼睛，瞧着伊的指甲上時，伊只見是變着灰白色的，一點紅潤的色彩也沒有。伊知道伊這時的

臉上，也是一樣的。伊不能再和夜氣奮鬥了。伊就懶懶地退了一步，把窗簾關上了；走近伊的牀前，發了一回冷噤，伊就和衣倒在牀上了。

這回憶底魄力，却好像一服興奮劑似的，把伊反抗的精神，又提起來了。伊只覺得伊當初和子傑的愛，只是小孩子無知的愛；伊決不能把伊的戀性壓伏了去服從他。伊決定了——伊決定去反抗。伊就漸次想起伊應該怎樣的反抗——和伊反抗的初步。

『我去向媽媽說，叫媽媽把我們的婚約取消麼？』伊這樣的自問着。但是沒有一刻的時間，伊又自諉下去了。

『啊！我那裏有這勇敢？我那裏有這胆量？當我和子傑沒有訂婚以前，媽媽問我的意思怎樣？我還是默默的一聲也不答應；我現在那裏還有這勇氣，去和媽媽抗議呢？』伊自己一個人問答着，就輕輕地把這計劃打消了。

『我還是寫信給滋生；我們倆共同脫離這家庭，去到一個人也不認識我們的地

方，去謀獨立生活麼？」伊又這樣想着。可是伊在戀的時間，伊只覺得這是比前一個計劃更不可能的事。但是伊雖然覺得這是很艱難的，伊心中卻又起了一陣幻想。伊想：伊和迦生一起脫離家庭後，他們倆也不要再去求學了。伊叫迦生去謀一個職業；伊自己也去談些活計幫助他。他們另外去造一所住宅——他們另外去組織一個小家庭。那麼，伊一天天生活下去，伊會怎樣的幸福——伊一天天生活下去，伊會怎樣的幸福……伊想到這裏，伊却想不下去了。伊就從這幻想中醒來，睜開了眼睛，望了望帳頂；又從這帳頂上漸次看下來；及看到伊的手中時，伊見着伊手中還拿着一張子傑寫給伊的信。這時，帳外電燈光線射了進來，聽見信箋上有一段寫道：

「偉大純真的戀愛，是從天性中流露出來的；這決不是一般肉慾者所能夢想到的。可是純真的戀愛，却和我倆當年天真的愛是同系的；這其間所區別的，只差那年代關係罷了……」

伊仔細想着這幾句話，伊禁不住從牀上坐起來了。「是啊！我當年的愛他，和我現在戀愛，是一樣的，我那能去反抗呢？」伊這樣的想着；可是伊却更加悲哀了。伊只覺得伊現在的地位，是兩面方都不能去違背了。伊想伊這時是再沒有什麼法子可以解決了；伊只有這一途……伊想到這裏，伊只睜着眼睛望着桌上放著的一瓶安眠藥水在發噤着。

十三

表示人類懦弱的淚珠，充滿了伊的兩眶了。伊這時很沉默；伊聽得壁上的時計，的得的得的走着，伊能夠分出牠的疾徐來。沒一會，鐘鏗地打着四下了。伊的睡魔，也來催伊去遊別的世界了。伊想：伊還是明天去和遜生商議。可是伊又覺得這是難言的。設奈何——伊就坐在牀沿上，拿了筆和紙，草了一封信，預備明天去寄給遜生。

「遜生！我倆的戀感，不是已經成熟了麼？現在有人要把我愛你的心割分開

來了，我心是怎樣痛楚！我知道你聽得這個消息時，你心也要像我一樣的痛楚的。可是我煩燥極了；我又不能向別一個人去說，我祇有寄信給你；或者你能恕我，使我得着少許底安慰。

「我現在和別一個人訂婚了。假使我現在所訂婚的人是不相識的，或者是我平素所不愛的，那倒容易解決了——我知道戀愛是不怕一切的；戀愛是不怕家庭壓迫的；戀愛是不怕什麼名譽的。我們可以脫離家庭；我們可以脫離社會；我們可以不管名譽，去創造我們戀愛的世界。」

「悲啊！我現在所訂婚的人，卻是我少小時的愛友林子傑！在我們未發生戀愛以前，我也曾愛過他；所以我現在覺得不能違背他。可是我和你幾年來的戀史，卻又一幕一幕顯在我的眼前來了。我好像親見你在失望，我好像親見你在怨恨我似的。我酸悲，我淪楚！啊！滋生！我負你……我負你……可是我不是一個寡情的人；我和我的愛，是深心中發起的——是真摯的；我現

在決不能再見你；我沒有什麼可以償你的失，我只有這途……我們在冥漠的天際中再會罷！

「我現在在等你的信——在等你恕我的信，使我可以安然去長眠。」

在第二天的早晨，史卿到棧中去的時間，就把這封信遞給了逸生。停晚時伊

回來了，逸生也遞給了伊一封覆信。伊伸手去拿時，伊只覺得伊的手在顫着。

「卿姊！你怕是病了呀！怎麼你的神色怪灰白呢？」逸生失驚地問着。

伊一聲也不答應——或者是伊沒有聽得；伊只忽忽地跑進了家中，就到伊的臥室去了。

伊把逸生的信箋閱的時間，伊呼吸是更加緊促了。可是伊不能不看；伊終竟把牠閱了。

「卿姊！我的愛友逸生！我自從早晨讀了你的信到現在，深心中只是了解不得你的話。我回溯我們從前的交友，我有時雖也感觸着；可是我不明白我在那

裏對你發生戀感過——我對你是的確沒有戀性的；你來信的話，這或者是你對我却有戀感；那是我不可知的。但是我想：假使我們有戀性時，我們倆也決沒有戀愛的成績的。這個，我當在後面再為你詳細解釋。

「我現在知道你當寫這信時，你心曲是陷沒在淆亂中了。你也存着一般人的意見，以我們從前的交友，認是戀愛了。我從前不是和你說過的麼？」我們支那人是四千年來的積習浸透了心的；他們見着兩性間的交友——或有人提及兩性間的友朋時，他們總為誤認是戀愛的。」這句話你大約現在總還記得的。那麼，你細想我們從前的交友，你會覺得是沒有戀性的。我們不過一起長途旅行，和同坐着小艇，去遊遊西湖罷了。我倆都沒有求婚過，我又沒有向你表示戀感過。像這樣的事情，在西俗中只不過是淺薄的交友；在我們支那人的目中——在姊的心中，却要當作是戀愛了麼？

「我寫到這裏，我首先要向你辨明了。在你讀這以前一節時；你或者為誤

認我是沒有真性情的；你或者會誤認我是虛泛的安慰；你或者會誤認我是巧詞來欺你；我現在請姐不要存着這幾種的心理；我現在且把我倆決沒有戀愛的成績來證明一下。

「假使我現在如姊所意思的——我倆達到戀愛，達到結婚了。我知你將來也會失望的。我們現在的同情心，不過是處在舊社會中同是新的人罷了！其實我倆雖同是新的人，對於將來的希望，却是異途的。我是一個獨善者。我只喜歡孤獨的生活，以人生為遊戲的。我沒有偉大的希望；我決不能如你意中將來作一個偉大的人物。即使我有希望時，我也不過唱着人生是夢一般的，去覺少數人的迷夢罷了。」

「我說到這點，你大約總該明白了。我現在要寫我的同學——你良好的夫婿林子傑了。」

「他確是你的配偶——因為我和他是好友，我知道他性情的；他和你是有

同情心的；你們將來的幸福正是無窮呢！」

伊在關的時間，伊的心却清靜起來了。但是伊雖是讀了滋生這封解釋的信，伊的心却依舊疑結着；伊總覺伊是好像一個犯罪者似的。伊就重復草了一張短箋，約滋生在這星期日同去遊半滋園。

深秋的時季，半滋園中是很清靜的；遊人也稀少了；林鳥的歌唱，也不像春夏的婉轉了；只叢叢的樹木，和半殘的垂柳，呈出一種蕭颯的氣象來，好像在表示樂時是將盡似的。這時在假山頂上的小亭中，却坐着兩個青年男女；他們只是沉默地望着歌浦中像枯林一般的梳影。過一會，女生方說道：

「滋生！我只是不信你的話，你從前對我沒有愛情的！」

「卿姊！你總是不明白，大約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呢？」他很委婉地回答伊。

「我怎麼不知道你是一個放誕不羈的人？」

「這個却是我的變態行動。其實我的心是孤寂的；我只覺得人們立在地上

是悲哀的，是夢一般的；到我們醒時，我們會一些知覺也沒有。所以我在這有知覺的時間，寧着我的真性，去求我應得的幸福；假使我的行樂，是沒有損人利己性質存在的，我就認作不是不道德的事情；我不管人們拿一切的成俗和種種道德名譽來指譎我，我只是另有見解；我只覺牠是無可無不可的；我只求我內心無愧，我對於人生是沒有什麼可以去懺悔的；那就算了，我這一生了。所以我對於戀愛，我也是這樣態度的；我覺得戀愛的世界，是決沒有悲慘的。人們所有的慘情哀情等，只是人們有種種的意見在他的腦中時發生出來的。啊！卿姊！我是一個這樣孤僻的人；我自信是沒有愛的；我是只合獨葬荒郊的；請姊不要再錯愛了啊！」

他說到這裏，他把首漸漸別轉了去，好像在怕他們倆視線相接觸似的。可是伊却已經瞧見了。伊見他烏黑的雙瞳中，只是含着兩胞清淚。這時，伊的心也好像冥漠的天空，沒有一點兒雲影似的。伊就默默地立了起來，攏着逝的手，從石級上步下了來。

十四

循環着的光陰，又把季冬搬到了。計算子傑和史卿的婚期，也隨着那光陰過去有十日了。伊自從在半涘園中和逃生回家以來，伊心中很清靜；即使有時回憶起來，伊也信着逃生的話，只覺得逃生當初待伊是祇有友情的。可是現在伊心中却又起了許多疑雲了。越是子傑深情愛伊時，伊更能感觸着伊當初也是這樣愛逃生的。雖是逃生沒有領伊的深愛，可是伊總覺得好像伊心中還留着一重罪痕似的。

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了，伊心中的疑雲，也一重一重的增加了。伊只覺得不安——伊只覺得不能對子傑的深愛；伊無謂的煩惱，又在伊胸中圍結着，使伊漸次失了常態了。在這時伊却幸虧浪漫性的倩英，時常和伊戲謔，把伊的回憶打斷——把伊的煩惱忘了。但是也只得暫時罷了。

一天下午，子傑出外購書去了——倩英和伊在書室中間談着。在閒談的中間

，史卿覺着倩英幾句話，像在諷刺伊似的。但是倩英却確是不知道伊的專情；伊確是對着知己發表下伊幾句深心中的言論罷了。伊有幾句說：

『……我們現在祇要自己明白，率性去盡心，尤其是不要負我們深心中的人：』

史卿聽了他這幾句話，伊心中驚愕和悲哀，泯沒伊的坐靈了。伊就緩緩地走出了書室，到伊的房中暗泣着。

不一會，子傑從外面回來了。伊想把伊的心曲安眠時，他却已經覺着了。當他和婉地問伊爲什麼時，伊心中更覺得悲酸；可是伊却忍不住他皺着眉這問着，伊就咽聲說道：

『不……沒有什麼事！我只希望你不要這般深愛；我對你是有罪的啊！』

他心中更加糊塗了。他又追問了三四回；伊就把伊和逃生的事情告訴他，並且要他啟示；伊這時心中的顫戰，只使伊坐不住了。

「哈哈！這都是你自己的頑固；也用的着懊悔的麼？」他把心寬了下來，笑着說了。

伊聽着却驚醒了。伊仔細一想，伊也覺得這是伊自己的多疑；伊就笑了一笑，和他重復到書室來。倩英却還在闔書；他和伊說了，伊只指着史卿笑起來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他約了逸生到他家裏來。這因為他怕伊胸中的疑結，一掃不能打消，才約逸生來的。可是伊也知道子傑的心，他們在談話的時間，只是隨着平日的常態，很親熱的。卻只有倩英和逸生是初見，所以伊不說什麼。過了一會，子傑好像討起一件什麼事情似的，笑着向倩英說道：

「倩妹！和你心弦上震動數相同的人，現在在你的眼前了啊！」

倩英在昨天子傑的談話中，和今日逸生的談吐間，伊已有些了解逸生的性情了。給伊哥哥這一句；伊只臉紅紅的噴了他一眼。可是逸生却不知道他們的語謎。從此以後，子傑就常約逸生到家裏來。他也很喜歡到子傑家裏來聚談。他

覺得離不開他們。他又覺得子傑的家庭是融和的，是幸福的。他尤其是和倩英談論的時間，覺他們倆總抱着同情心。他覺他們二人間好像有一種物體存在似的，時常使他和伊生出不可思議的快感來。

沒有二個月，逸生也就和倩英訂婚了。

——終——

一九二三，八，三一，

七年前的回憶

一

「靈魂啊！我的至友啊！請你靜靜地思索着，把我已過半生中底樂事，一件件都回憶了起來：來戰退我胸中鄙薄人生的惡魔罷！」

何君在閒着沒事的時間，總是這樣說着：這是他近來新聞一條幸福的階途。

因為他過去生活，大半是使他憤世的；他胸中底塊壘，一年一年地遞加，大約是填滿了。他也曾使酒澆過，在他狂飲的時間，確實是他有生以來底第一樂事，可是現在是達到肺病第二期了，醫生說要戒酒；他爲了生命，不得不戒；同是受着親戚朋友們懇摯的規勸，也不能不戒。他就終日追憶着童時底快樂，來掩沒他的惡魔，把他的心境，漸次改變了；他的行動，也漸次循着一切人生底行徑了——這或者漸次墮落了。

一天底傍晚——大約是六月的時季——他手捧着魚，從河畔散步歸來。這日他很快樂，因為在河畔見着四五個漁家的小孩子，在柳陰下戲嬉。有的弄船，有的洗浴；他們都爛熯。過一會，那稍長一個孩子，捕魚給何君看，還問何君要買不要買？何君就買了幾尾，微笑着歸來。他想，他在小孩子的時代，也是這樣的，使着他爛熯的天性。現在是時過境遷了；祇留得昔日底餘樂，還可以想像得來；要回復幼時的天性，是不能的。他想到這裏，已是到家了。他把魚給廚司；走入書舍中；坐在風琴的檯子上，想去踏一會兒。在他雙手撫在琴上的時候，他腦中底思潮，正漸漸由小孩子時代達到他讀書時代去。他眼視着這座風琴，他就連想及七年前底一回事；他就好像回復他十二三歲時在小學讀書時代似的。

二

和美的琴聲，從校舍內透了出來。校外三面是曠野，淺綠的小草，和可愛的小鳥，都給春之神陶醉了，在微風中輕笑着；那一面房屋牆比，是村中的望廡；那

望族就是創造這美麗小學校的主人翁。校舍是西式的；面積狼廢，舍二畝許的操場外，正屋約有二十餘間；樓上作學生等寄宿舍，樓下是教室；那左右廂房，在樓上是理化教室和宴會室；在樓下是商店——供學生紙筆等須用的——和藏書室儀器館；校舍的方向是面曠野背市井，狠合兒童們純潔的心境；圍着校舍是一帶短垣；垣旁植的是冬青樹；垣內種着許多花草，和三四株夾竹桃；從夾竹桃旁的石階上去，是音樂教室——就是發那琴聲的地點。這時間何君正把風琴彈着；他身旁還有二個十四五歲的青年，拍着手在唱歌；過一會，那左旁的青年說道：

『何炯！你踏得有多時了，我喉嚨也唱啞了，讓我來踏一會兒罷！』

『項清！你且把這隻歌兒唱完了，我讓給你好麼？』

這是何炯在彈着琴回答的；他說話的時間，他的手指亂了；他就不待曲終，立起來讓給項清。項清對那一個青年說道：

『烏柯君！你要踏不要踏？』

『我不要踏。』

他們三人重復唱了一會，覺得厭了，就一起到操場去。因為這日是星期，所以直聽得敲午飯鐘，纔擰着手同來用膳。

這三人是校中最契合的，所以常在一起兒頑。

三

烏柯的性子很剛強，而且很高傲；他的武力，足以傾倒這時校中底同學們；所以他時常佩服弱的同學——在被強者欺侮的時間。雖是平素和他不大契合的人，他也橫着要去理論的；有不服從他的，他就用武了。何炯和項清，雖然時常聽他忍耐；可是他當時是諾諾的，過後又這樣地使他性子了。俗語說：『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。』在成人尚且如此，可況是青年呢？好在他先以理論的，雖然急躁些，也不爲過。他那二個好友，也就不再去規勸他了。

清明節過了，校中開始第二學期的課程。何炯因爲回家掃墓，在他到校中底

日期，已是開課底第三天。他負着衣包，走進校中底第一事，是先去看這學期有什麼通告。他見着旁有一條，寫的是：

『烏柯特強欺侮同學某某，記大過一次。』

他很吃驚，疑是烏柯闖下怎樣的大禍了；他就匆促地走上寄宿舍；見烏柯俯着首在整理他的鋪程，他叫道：『柯哥！甚麼一回事，你竟記了一次大過呢？』

烏柯不回答他的問語，祇說：

『柯炯！你來了麼！倘使再遲一天，我們倆是不能再在這裏相見的了！』

柯炯聽了，不禁呆了一呆，期期說道：

『柯哥！你在說什麼？我很不明白呢！我現在問你，究竟什麼事，纔記大過啊？』

『什麼事，將來同學們總能告訴你的。我此刻的心緒是亂了——因為我們

要別離了！』

何炯知道他是終竟不說的了，就跑到教室裏來問項清。項清說道：

「沒有甚麼事，不過監學罰得太重了罷！」

「你且說詳細的事，是怎麼樣呢？」何炯又追問了一句。

項清說：「今天上午，那和校長同鄉的鍾某，又在欺凌一個國民四年級學生，烏柯因為看得很不服氣，就和姓鍾的爭執起來；鍾某說他是『強盜坯！』人家的事，也要他夾雜着來硬出頭。」烏柯更加怒了，就和他認真地打架起來。你想，那鍾某平日全憑着校長勢力的，怎麼抵得住烏柯呢？結果自然是吃虧了；鍾某就去告訴監學；監學因為他是校長底親戚，也不叫烏柯來，就給烏柯記了這次大過。你想那不是一件小事麼？碰着了校長的同鄉，就這麼大做起來；我也在替烏柯不服氣呢！」項清說到這裏在待何炯的言語；何炯不說什麼，祇木立着；他就重復說道：「現在烏柯是要輟學了；我也會勸他二次，他總是不答應；好在你和他平日也很好，你倒去勸他看呢！」

何炯聽了這句話，就緩步再上樓去；他在走在想：——人真是卑鄙醜陋的東西！在我們這貴族化的小學校中，本來最多的是皇親國戚；那執教鞭的，不給遠來飄零學子銜謔也罷了，還要去摧殘他；那可不使人寒心麼？我知道以後他們公子哥兒似的學生，還要擴張他的勢力呢！唉！在共和時代，還存着這樣無形階級，那不令人憤恨啊！

這時他已經立在烏柯面前了。他深心中無名業火，不禁烈烈地狂燒了起來。他非但不去勸他，還幫着烏柯整理書籍文具等零星物件。他因為認烏柯這次輟學是脫離——脫離這囚牢似的苦海。

已是午後四點鐘了，烏柯要離校了。在這將去的時間，他這向各先生告辭一聲；在他走近平素教他的國文教員面前，先生對他說：

「烏柯！你此番輟學，若是爲了別的事情，那還可說。倘使爲了這次監學記你大過底事情，那我就責你太厲了。你在今年底暑期，不是要畢業麼？」

校中平素教導力的優劣，是我們個人所不能批評的；可是本校外間的名譽很好，你就忍耐一會子拿了畢業證書去罷！」

烏柯回答道：

「先生的話很不錯；但是我想，求學是求學，這無關的畢業文憑，就是求學了業也不要；因為他是存着虛榮性，徒然增長了我自恃底心理，反能耽擱前途的。至於先生說我驕縱，那很不錯；我是自由慣了的人，所以我讀書祇六七年，所轉的學校，倒也有六七處了；我對於今日壞學，也不在意的。先生，再會罷！」

他說完了，就向先生行一鞠躬，牽着何炯的手，走了出來；將到校門的時間，他探懷取出一張名片和一枝鉛筆，他把通信地址寫在名片上遞給何炯說道：

「何炯！我們信要寫得勤啊！」

何炯這時，正俯着首；因為他眼眶中表示人類懦弱着悲酸的熱淚，怕要瀉下來

了，所以他不能點頭；他祇有氣無聲地答應了一句，接着說道：

「柯哥！再會……」

他就掩着淚，忽忽跑進了教室。

校中底琴聲，又被微風透了出來；但是行人經過校外的，都很驚訝——訝的是從前底琴聲很和美，現在底琴聲是悲哀了。

四

桃花開了；牠燦爛的顏色，好像女孩兒似的很嬌豔。這時何炯正在樹前的草地上徘徊着；他的目光，在注視這桃花；但是他目光雖在注視，他的魂却從這目光中出來，不知飛向那裏，去尋他的好友烏柯去了——在去年烏柯來的時候，已是秋季了。他們兩人是在這樹下相遇的；萍水相逢，談不了幾句，就很契合，好像他們是故友重逢似的。烏柯還說：「明年花開的時節，我和你在這樹下，拍一個照作個紀念好麼？」——現在花是開了，可是他的好友，已別離了。他對着這個景

象，怎麼不感慨呢？

「何炯：你在這兒作什麼？」

何炯被這一叫驚醒了。他回頭一望，知是他的同學V君，在教室門前叫他！他就答道：

「我在這兒閒步，沒有什麼。」

V君點了點頭，又招了招手，在叫他去。他就跑上石級，走到教室門首。

V君說道：

「何炯！適在項清在宿舍內，同學們又纏繞他，和纏繞你似的，問他：『你們兩人的親熱，好像兩性間戀愛似的；究竟你去和他親熱呢？還是他來和你親熱？』那項清回答道：『我又不曾去近他。』我聽了很不以為然，因為你們平素很要好；在這時他怎麼說：我又不曾去近他；可是他不肯使人為難麼？』

「是啊，他聰明，他能幹！他又是貴族的公子，我怎麼不和他結朋友呢？」

何炯很憤激地說到這裏，那上課鈴響了。他就走到他的教室裏去；在教室底門前，恰巧又遇着了項清。項清低聲對他說：

『何炯！同學在說呢！我們以後遠點罷！』

何炯也不答應，祇冷笑一聲，悠悠地排隊去了。

何炯在校中，本來最契合的同學，沒有幾個。他自從烏柯離以後，就算項清和他最好；因此同學們常來纏繞他，說他們好像是戀愛；何炯只不過微笑，也不和他們爭辯。現在他聽了V君這幾句話，他又憤激起來。像這樣的話，若是平時他也不以為意的；可是這時適值烏柯離以後，他那憤懣不平之氣，又激發了出來。他想，世界上底動物，要算人是最卑鄙的了；雖然天賦比別的動物來得靈敏，可是祇抱着利己心，有什麼用呢？他這樣一想，他的憤世之念，就佔據他的肺腑中；他便跌入冷峭的坑裏了。以後他對於項清，固然是不和他開談；就是對着別的同学，他也冷冷的，不如從前了。

『何炯的性情變了。』先生們在說。但是這時的何炯，確他實是變了。他本來是一個神經過敏的人；他自從和項清絕交後，好像冷血動物似的，非但對別的同學不如從前；就是對於讀書，也不在心了；他說：『一個人好像一件東西似的；東西是沒有自主權的，任人搬到那裏是那裏；人也沒他自主權的，爲着衣食住三件事，走到那裏是那裏；其間所差的，不過人是食物底消化機罷了。就是現在讀書，也不過是爲着後日爭虛榮和衣食。不知道是已經給造物者做玩具呢？』他說了這樣的話，他對於書本子，自然是廢了。他就買些水滸西遊等種種舊小說來閱。因此他在校中，也就時常鬧出笑話來。有一次，他進了教室，還不知道這課上什麼書，他就向隣座的同學問道：

『這課上什麼？』

『是地理，今天要背誦了！』

『讀到那一篇呢？』

『第……篇。』

同學告訴他了，忍不住笑出聲來；在笑他要背誦底時間，還不知道讀到第幾篇哩！可是他也不理同學笑他，就忽忽在書桌中，尋出地理來，默默讀了幾遍，將牠硬記牢了。待先生叫他背的時間，他就囁囁地背了出來，就算完事了。先生知道他是強記的，叫他覆誦一遍，他就十句中有五句錯了；但是先生也沒有法子，祇有白了他一眼。

桃花謝了。樹上剩了的幾片，給涼月照着，好像刻斑斑血痕似的。那樹前的小草，也長了有五六寸了；可是有的不幸，在給何炯踏着——這或者是幸吧！因為何炯常跑來和牠們做孤寂的伴侶；承認牠們是唯一的朋友。這時，那自修室內有許多學生，嘈嘈雜雜地在玩着；一聲聲熱鬧的聲音，傳到這寂寥的境地——何炯耳邊；何炯能夠辨別出來：這是某生底聲音，那是上生底聲音。但是他又想起他自己，他現在是失學了；他若早點走進這自修室裏，那同學們目光射着他，他總疑

是在嘲笑他似的。他怕……他怕同學們笑他，他就每晚不願早進這自修室；他儘願自由自在跑到這寂寞的境地來，和小草，和幾株桃花，和垣旁的冬青作個靜交。可是現桃在花謝了；低剩得引人酸淚的剝餘殘片，還在搖曳。他很悲哀；他也不願再睹他飄零的景象。他就跑上寄宿舍，加了一件單衣；鼓着勇氣，到自修室裏來。他經過教他國文教員宿舍底門首，聽得有幾個同級底學生，在和先生閒談。祇聽得先生說：

『我所最可惡的就是何炯！他的資質，也還不鈍；但是他讀書，好像還儂儂的；還出了以後，就下記憶了。我也不曾看見他有溫習底時間。可是我若要責他呢？他又天天把書背了出來，沒有名目可以責他。我真是找不着他的錯處在……』

他聽了很感激。他想：『先生們是這麼熱心要來成就我；那知我已是無心求學了呢！辜負啊……辜負！』

高誌操藏書

沉靜，
窗外底冬青；

孤零，
窗內底人影。

七年前的回憶

流水似的光陰，又把暑假撥到了。今年何炯底畢業考試，列在第五；是比從前低了許多。在從前比他低，現在比他考得高的同學們，走過何炯身旁底時間，總帶着很驕傲的氣色；好像在說：「你究竟及不上我啊！」但是何炯只微笑着，當作沒有看見這樣子。

畢業禮行過了，他叫校役把他的行李整齊了，預備着回家。他在這一刻內，重復走到音樂教室去踏了幾曲哀江南西湖十景等感慨的歌詞。陰了以後，他就走上講台，拿粉筆在那黑板上寫道：

那不幸的比牙諾噯！

你爲什麼也參着這悲境？

二

三年的期過了！

居然算是畢業了，

我在這兒撫琴，

窗前的小鳥在聽。

小鳥噯！

你且記清。

這孤獨的悲音——

就是我的成績品！

他剛寫完了，聽得外面給他挑鋪程的校役叫道：「何炯！五點多哩！我們走了。」

啊！』

他就掩着他青白的臉子，和滿眶的熱淚，向校役點一點頭，惶惶地一直跑出了校門。他回首望那悲慘的校舍，覺得他好像是從監獄裏放出來似的，身心暢快了許多。但是他這厭世之念，悲酸之心，就深深地佔據他的肺腑內，無論跑到何方，極樂界，是不能洗淨的。可是他也不恨什麼；他知道是他出世的時間，多生一根傲骨底不好。

五

天色漸漸暗下來了。他本是瞧着風琴在呆呆地出神的。這時連風琴底黑白棋也看不清楚了。他耳膜上似乎聽得外面在叫用晚膳的聲音，他就立起來自己對自己嘆道：

『一個人初莫生了傲骨！有了傲骨，那少年人春花爛漫似的本懷，就變着秋景蕭颯似的別調了；這靈魂底傷痕，到何時才能洗淨呢？』

『但是究竟是誤了我呢？或者是玉成了我呢？我雖是過來人，可是到現在也還不明白！』

三，三一，一九二三，脫稿

影 話

一天浮雲，在那夕陽斜掛疎林的時間，幻出水晶似地很明燭的山水，這是何等美觀啊！無論世間上一種賞心悅目的樂事，決沒有像這大自然底美麗，素樸而無窮的啊！人們由此可以推想自然所給與我們底幸福，是何等底偉大啊！可憐大多數的人們，在這剎那間底人生裏，碌碌地爲着權利而奔走，去求那如露底虛榮；對這至寶無價底自然，却漠然不來享受。你不見麼？自然的使者在那裏笑了。

在這時間，C君又開步着來領略這景象了。他是一個沉鬱的青年；他這頹廢的人生，倘使沒有那樣的幸福去維持他，是不能生活下去的。在他沒有住在滋溪以前，雖然隨地有天地間底安慰使者——自然——來安慰他；但是他祇能忘形於暫時，卻是不能永久的。他因爲受不了心坎上底魔障，苦苦地來壓迫他，他纔從秋

間移住滋濱；他門前是向東南的，一灣沁水，時常勾引他出去，把他的苦悶洗濯了，使他精神上受着很清爽的快樂；他便忘卻了一切——一切人生底悲哀；他嚮自然底力量，真是偉大啊！假使人們都皈依自然，那麼國家底擾奪，社會底擾亂，個人底爭競，不是無形間消滅了麼？不是世界和平了麼？

「唉！你妄想什麼？」

他想到這裏，不知不覺間竟叫了出來；這一叫，他的幻想也就告終了。他抬頭一望，知己步近江岸。他聽見鸞聲，驚起了一羣宿在海草間底白鷗，簌簌地飛了開去。他方悔恨着不該去驚破他們歡樂的小世界。那一羣鷗兒，飛在遠處，轉頭望着他，依舊飛了回來；有的仍回原處；有的飛繞着海中底帆影，好像在歌舞，又像在說，這是我們的好朋友，我們應當歌舞着歡迎呀！他歡欣極了，不禁望着他們說道：

「鷗兒喲！你信任我麼？信任我不來捉你麼？你知道我適在底悔恨，不是爲

着捉不着你麼？」

「鷗兒！我羨慕你底快樂！我羨慕你底自由！我羨慕你沒有一切魔神來逼迫你；我羨慕你沒有一切慾望來誘惑你；我在此樂你底樂，你們儘管活潑潑地歌舞罷！」

他不三不四地說完這幾句話，那帆影已漸漸遠去了。他望着空中的白鷗，飛向東去追逐，牠的背尾都染了淡紅色。他又想道，牠是夕陽底使者麼？背尾染着的赤色，可是來報告我麼？他就回首向西，看那夕陽正漸漸將走下遠處的屋角了。

「在牠周圍十丈以內，牠偉大的能力，幻出血紅的晚霞來，好像在向人們告別；牠又像是人們及一切底慈母，牠知道要等明天再見了，就在這將去的一剎那間，更熱烈地來撫慰牠的兒子；牠真是慈善呀！」

牠呆呆地正在這樣想着，那夕陽已下去了；衝破他的晚霞，也漸漸消散了；牠回轉頭來，一羣白鷗，已經飛向天國去了；東方底夜色，首先推了上來；冥漠的天

空，一會兒好像黑雲遮了；微風吹着他，不禁起了幾個寒戰；他的樂意，也被夜色和冷風掩沒了。他心中底魔神，又伸出頭來；他就回想着前塵底影事——自他出生以來一切底煩惱史。這個回憶，他自來滋潤後，還是第一次呢！他這時是不能再在夜色中久立了，就快快地踱了回來。他心中底魔神，好像在催他道：

『你爲什麼還不去謀奮發底地步呀？』

二

踏進了他的臥室，他的心中底血管，正在沸騰着。他就卻衣倒在牀上，任他如潮底思想，一件件把從前底悲哀史，回憶了起來；有的使他頹廢的，有的使他憤激的，一一他都不去禁止他。他漸漸趨入他底幻想——甘美底幻想；他想；報復以後，他會何等的愉快；從前悔他底人們，會何等的懊惱。他這樣亂想了一陣，他又觸想着現在所處的地位了。現在所處的地位，可是被人們侮辱到極點了；以後我應該怎樣的奮發，怎樣的報復。他想到這裏，沉思良久，口中喃喃說道：

「唉！奮發呀！報復呀！那是不得不先把我些微子天賦底真性埋沒了的；我甯可任人笑我，不能把我底真性，去換那剝那間底靈藥。我是已經了解人生底意義，我不能遺這大恨呀！」

他說到這裏，他的魔神，已逃得不知去向了。他覺得沒意思微笑着起來。他又想，沒有事情在這裏閒坐，那魔神是依舊要回來的；還是借書藉來解悶。他就走近他的書案，在書堆中拿了一冊時專新報的定期雜刊；順手翻開來，恰巧是一篇血淚……否；這並不是恰巧。本來他閱書是有一種脾氣的；使他醉心底作品，便將書角摺疊了，那麼，不翻這冊書也罷，翻了總是這篇的。他看是血淚，便急急的掩了。因為在他未來淤濱以前，他爲了這篇作品，不知登過多少的悲酸，所以他決心不去重閱了，但是這時他雖然掩了，可是他的腦中，漸漸把這篇文字默翻出來；有些記憶不來或語句模糊的當兒，他的手就不遵他的命令，依舊把這篇血淚翻了出來；他很暢快地重閱一遍以後，他就伏在案上，他的魔神又勇猛地突衝了出

來，使他的神經昏了。在他的煩惱史，固然是和血淚大異的；但是一樣底流浪，一樣底灰心，一樣底抑鬱，一樣底受人侮辱；那麼；他見了這篇血淚，怎麼不感觸呢？

他伏在案上半小時之久；他斜睜隻眼，見那電燈光線照在書上，有一方的痕。他就抬起頭來，把那書上的淚痕，拿信箋印了幾下；頓聲說道：

『血淚啊！你爲甚麼使我這樣悲哀？可是真正的文學——沒有半點兒功利思想攪雜着底文學，是容易感觸人麼？我知道見了這件作品而沉溺的人，抱同情的當不至我一個人；但是他人底思想，我是不敢妄加臆度的。』

『本來文學底性質，是代表個人靈魂的；靈魂上有什麼悲憤。感觸；和一切人生底意義，是用文學去哀訴的，是用文學去宣布的；個人的文學，即是個人靈魂的告白，其間不能雜着遊樂底心理；這個，便是真正的文學。血淚啊！我佩服極了。』

他說到這裏，他在血淚之中，又感覺着他自身底不幸。一時心中顛倒似的轉了起來。他回憶做小孩子的時候，是怎樣的快樂呀！以後一歲一歲的長起來了，一切的規矩準繩，就漸漸來束縛了，那就不得不做名利的奴隸，日日在那名利兩方大旗之下，碌碌地効奔走。這好比是水：在小孩子的時代，是在山的泉水；以後漸漸流了出來，及到大海；那就是從此而墮落的。但是他若在名利場中勝利了，他也渾渾似的過去了。可是現在他是失敗了，他就變成一種厭世性；他也知道他這種性子，是不適合人生的，但是冥冥中運命之神，却毫不放鬆，實逼他到了這個地步；他也會想反對過；可是一念及勝了以後，又是怎麼樣呢？不是適足增長我的慾望麼？唉！慾望是無窮的！生命是有限的！一生營營的爲那慾望去爭競，究竟有什麼意義呢？他想到這裏，他非但不怨恨他的魔神，他還深深地感謝了；感謝魔神去掉他一切底濁障；這魔神好比是自來水的濾水池，能回復他天賦底本質，使他依舊做了一個小孩子。但是以後應該怎麼樣生活下去呢？他正在這樣問着，那

窗外的明月，照耀他的書案，好像和電燈爭光似的。他就拋棄他的問題，回首說道：

『今夜的月色很皎潔，我爲什麼不去稍受呀？』

他就歡樂地重復走出書室來了。

如弦的新月，螢螢地照着一泓泓水，發出奇異的青光來。這時C正在江畔馬路上躑躅着。他閒步是沒有定規的；那時正向西走去，這大約是蘆蕩浜的火車站，孤零地立在夜色之中，把他吸引了去的；他走得很慢，並且時常向南立着；他望着遠處的天空中，一帶電燈光線佈滿了；他想在這光線之下照樣的，不知有多少人呀！你看這光線之中，好像有無量數的細塵在飛揚着。唉！爲衣食而奔走的人們，那是不得已呀！其間有爲慾望而爭競的，真是可憐啊！他微嘆了一聲，回首瞧見了他的影兒，不禁說道：

『影兒！辜負你了！你在怨恨麼？你這樣勤勞，追隨着我十九年，我給你

的祇有悲酸和沉痛。

「可是你不要失望，我現在是覺悟了，以後我和你同享自然底幸福罷！」

他說了，他還有些戀戀他的影兒；可是不能……因爲那一日是舊曆的十二日；在這午夜裏，那月兒是落西向的了，他不得不迎着月兒行去。他走上蘆溝的鐵橋，他斜倚欄杆向着天空；那傍晚時的彩雲和種種夜色，不知消向那裏去了。

唉！先哲說：「人生如夢幻。」但是不限於人啊！天地間除了冥漠的天空，和一切的靈魂外，何嘗不是幻影呢！他呆立着有半時之久，他俯視着水中的影兒，他又說道：

「影兒啊，你可是我靈魂底代表麼？我以後沒有什麼希望，我祇求不要再生種種慾望，和「爲慾望底爭競心」來沾污你。並且我有生之日，行我心之所安，使你沒有什麼後悔的事情，那就是盡我人生之責；我就敷衍着這一生，去求真的快樂。」

這時，由上海開來的末車到了。三五乘客見了他，疑惑他是有神經病的，都在注視他。他知道有一時許了，也他步着歸來；他口中還在說道：

『以後怎麼樣生活下去呢？』

『我就敷衍着這一生，去求真的快樂！』

一九二二，二，三，脫稿

漂零人底生活

一

無形的浩劫，好像長江後浪逐前浪似的；一陣過去，一陣又來了。在民國十年中的交易所，那不是一個浩劫麼？我也是捲入漩渦裏底一份子。但是我回憶起來，所可安慰我心的，就是我得着一個長友。

他姓程，名叫子勳。他這姓名，我在開幕後纔知道的。當未開幕在養成所練習的時間，我常看見他穿着白夏布的長衫；他清癯的臉子，和瘦怯的身材；好像表示他是常被病魔困着似的。他大約沒有同伴，所以終日地只是他一人在一起。但是他也不喜歡和人接談；在養成所中百餘的所員，並沒有一個和他通問過。我在這時候，因為人事很忙，並且很多熟識的朋友；所以雖在疑他的性情，卻沒有和他閒談。即使有時碰着他，想開口問他的姓名時，他却早就避開了；弄得我幾次

好沒意思起來。以後我就不想問他；凡在過他的時間，不過各自點一頭點罷了。

養成所畢業了，所員們底心理，以為大約在一星期後，總可以開幕的。但是我們這交易所，却好像十三四歲小兒女似的，遮遮掩掩却不肯一時就開幕；一直遷延了有二三月光景，知道不能再遲了，方始發出通告來，說是開幕期准定在十月十五日。我在這未開幕前二月內，因為沒有隨時到交易所去敍會，所以我這祇識面的朋友，也早忘却了。到了開幕以後，理事把職事排定了；他恰巧是和我同科同系，並且和我是隣座。我猛憶起來，我就隨時看他的行事，去探測他的性情，知道他是沉默了的人；他個人的閒事很簡單——簡直也可說是沒有的；終日祇看些小說；有時把信箋抽幾張出來，寫了一會；寫好了就唱起歌兒來，或者唱三四句外行派的京調，這就是他最快活的時候了。

有一次，他不知又在寫些什麼；我無意中眼光注視着他的信箋上，祇見寫的

『至友賤！飄零人底生活，祇是煩惱和苦悶底結晶，有什麼可述呢？即使有可述的，但是我也不願意拿牠來引我至友底酸淚……』

我看了這一段，好像覺得有千斤壓力似的，在我的腦筋中深深地印了進去，我就靜靜地候着他信箋寫完了，又唱起來的時間，低聲向他問道：

『先生！不知可以問得的麼？因為我和先生同事有半月，還不知道先生姓名和住址呢？』

『是啊！我也不知道先生哩！』

他說完了這句，就告訴我他的姓名，我也告訴了他。我們就隨便談談所中的事情，和考交易所時底情景，他有一節說：

『我這次從內地出來考交易所，本來是對於我運命上作一種示威的；並且我還想在這大都會中，結識了幾個朋友去。但是我一到上海，看着人們趾高氣揚的態度，更返觀我敝褸的衣衫，不由我冷了半截。可是我已到了上海，那

不得不試一試去了。我第一次考某交易所；我自信成績還不差，並且我在考底時間，隨時去窺我的隣座；覺得他的英文，和我差不多；但是他的算術，却四個問題中有二個做錯了；國文也做得很劣，簿記是一些也不懂的。我就把他的署名記牢了，想在錄取時把他來比較。可是發表底時間，他是中了，我到沒有；我心中就懷着一個老大的疑惑。以後連一連二地考了有三四個交易所，都是這樣。那時我真是莫名其妙了；後來在電車中聽人談話，我方始明白。他們說：「某交易所是某人主考，我們應當去運動某人；某人是董事，我們也可以向他說項。」我聽了這幾句話，我不禁悔恨起來；悔我當初不該從內地出來，來討這一場沒趣；我就想即日回家去了。但是我却發起舊病來；這大約是由悔恨所致的。待我好了，恰巧又是我們這交易所招考，我就想再試一回看。所以我考我們這交易所是末次；倘使當時我若又不取，我現在是在家的了。」

我聽他說到這裏，就指着幾個同事，和他說道：「他們就是和你所說一樣的——是運動家的。」

二

所中底事情很簡單，除了晨間九點至十點，和晚間五點至六點外其餘是沒有什麼事的。我——在閒暇底時間，就時常和他談談。那從前和我熟識的朋友，看見我和他閒談，總拿着斜眼來瞪我；好像說：「你和他去接談什麼呢？」這時我雖裝作沒有看見這樣子，可是時常被牠看見了；他常笑着向我說：

「你的朋友好像在叫你呢？」

我怕他感觸——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神經很敏孤傲多疑的人，所以我時常連他的話，也裝做沒有聽明似的，依舊和他閒談下去。可是他也不計較追問的。

我自知我的脾氣，也很不好；稍爲受了別人些須的委屈，總有二三天沉默的。可是我不忘記——到現在也不忘記，他當我沉默的時間，勸慰我的話是。

「英哥！這又算什麼呢？像你這樣的性情，我從前是較你還更甚，我那駢球似的眼淚，計算起來，總可成小河了。到現在我熱淚是流完了；我心也冰冷了；我漸漸覺得像這樣的閒這，徒然損傷我個人心意的，是多麼不值呀！所以我現在不想什麼；我深心中所存在的，祇有明日死三個字；我行事就都抱着這三字的；我一切的閒氣，自然是消除完了；就是一切的希望，也泯滅了；我祇想，我死了以後，把我的遺屍，丟在江中，給魚蝦食盡了，不留一些痕跡在世上，那就完了我心事了……」

我聽他說——我的沉默，自然，是給他打破了，我覺得他的話，是有深味存在的。

交易所在星期日，是休息的。有一次的禮拜六，他叫我明天到他的寓所去聚會了，一起去白相一天。我許了他，在第二日我就去訪他；他是住在東新橋一間宅內底亭子間裏的；我走到他寓所底時間，他已是起來了在門外閒步；見了我很

喜歡的說一句『早呀！』就領着我一同到他的亭子間裏去。亭子間是很小的一個房間；這大凡住過上海的人，總是知道的。我看他房裏，除了一只鋪兒外，只有一張漆黑的小桌子——小到和方橋兒差不多的小桌子。他大約很懶；在這時他被窩也沒有揭好；那小桌子上，還有一件在養成所練習時所穿的一件夏布長衫，圍做一堆，丟在那裏；幾本新文化叢書，亂七八糟地占着他的牀頭，還在高臥；那書面上的洋燭油，白溶溶的一點一點，好像那本書生了麻子似的。我看到這裏，隨口問他道：

『勤哥：這房子是幾塊錢一月的？』

『四塊！』

『怎麼沒有電燈？』

『因為我夜間看書是沒有時候的；那房主人却在十一點前就要把牠熄了；所以我還是點洋燭的好。』

他說的時候，是已把鎖拿在手裏了，就接着說道：

「英哥！這裏很骯髒的；我們還是早點去白相罷！」

我聽了就走回亭子間來；他拿鎖把門鎖了，和我走出了門外。他說道：

「英哥！你要到那裏去白相？」

「隨你好了！」

「那麼，我們都不要做主意。隨我們的腳，走到那裏是那裏，好麼？」

「好的！這樣的法子，是很新鮮呀！」

我們就隨路看些商店，隨着我們的腳走去；不知走了有多少的時候，我們漸漸走到冷落街市去；驀然間一個禮拜堂現在我們眼裏了。他就停了步向我說道：

「我們且進去聽聽好麼？」

「好的！」

在進去底一刻內，他到很好，隨着衆人聽了些聖經；後來讚美詩唱完了，敬禱

捧着頭祈禱起來；那時堂中是肅靜的，連放屁底聲音也沒有，只隱隱的約聽得收師口中嚙咕嚙咕的聲音，好像在念上帝上帝似的。他不察格格的笑出聲來；那滿堂的信徒，都掉頭來看他；我給他嚇了一跳，就扯着他的衣袖，跑出禮拜堂來。他忍不住放大了喉嚨，大笑起來；還向我說道：

『這不是活見鬼麼？耶穌好端端的一個博愛宗旨，却給他們裝出這麼的醜態來。照他們這個樣子，好像一個人祇要終日念着上帝上帝，那上帝是有麵包給他吃的了。我恐怕種種不勞而獲底幸福，祇有他們在教的少數人罷！』

我說：『是呀！那耶聖偉大的宗旨，我們是應當欽敬的！那上帝是什麼東西呢？』

『我就是上帝，上帝是我的靈魂啊！』

他大聲說了這二句話；我因為不懂他，所以疑他是要發狂了；就急忙喊了二部黃包車，到所中吃中飯去；因為我們飯是包給所中的。

娛樂性真是驚人呀！我和他從前次閒遊一天以後，祇隔得一星期，又要去白相了。在這禮拜六底一日，我又約他明天在所中相聚，一起去閒遊。次日我起身後，就跑到所中去候他。所中是已有幾個同事，圍着在着象棋；什麼打馬咧，吃砲咧，好像講命案似的，把人的耳朵都填滿了。我就掠着較靜的地方，去坐了一會。待我坐厭了，出來一望，恰巧子勳剛到，也在尋我；他說：

『我們今天到浦東去好麼？因為那裏靜些。』

『好的！』

我就和他擺渡過江，漸漸走到田野裏去，着實走了一個暢快。待到遊倦了，已是午後一點鐘光景；我們就急忙擺渡回來。在渡船搖到江中的時間；他忽然面色灰白起來；兩隻烏溜溜張大了的眼睛，死釘着江水；身子也漸漸撲了出去。我心中一驚，嚇得魂也不知到那裏去了，就急忙扯着他的左手叫道：

「子勤哥！怎麼……你可是有頗病的麼？」

他經我這一叫，好像醒過來似的；微笑着答道：

「莫哥！我是一個最怕死的人；但我適在自己也不知怎麼樣，好像覺得這江中去了，有多大幸^也福似的；經你這一叫，我心定了，我自己也在吃驚呢！」

這時我也摸不着頭腦；好在渡船搖到碼頭了，我就扶着他上岸。我在走在想，下次我可再不要和他一起渡江了；像這樣嚇死人的樣子，實在驚不起啊！

太陽守着牠的職分，漸漸地又從東方高起來了。在我起床的時間，牠不知已經走過了有多少的路程；我望着壁上的掛鐘來一看，已是九點多了；我就催促洗了面，跑到交易所來。到了所中，在簽名簿上翻開一看，子勤還沒有到；我就把他名下，也簽了一個到字；這因為我每天起來很遲，子勤是除了星期外，都很早的；在我到的時間，他總已代我簽了；這天就算是我報答他的。

我簽了字，剛待走到我座位的時間，一個同事對我說：「適在子勤有一個電話

打給你，說叫你替他告一天病假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心裏很不安；這個並不是爲那簽名，因爲所中是很寬放的；我所慮的，却是他的病。我這時又回想起昨日他那可怕的形狀來；我猜他的病，總有大半是他的心病罷！

午膳用過了，我偷着閒，到他寓所裏去探望；他要支床坐起來，我止了他；他說：

「我身體本來沒有什麼大病的；不過昨日受了些風寒，微微覺得頭暈罷了。可是日近心緒很惡劣，我胸中好像有不知那裏來的濛濛深仇似的。所以就叫你替我告假了。」

「我總勸你靜養着心性，萬事看破些罷！」

「是啊！所以我還想哥時常來和我閒談；那總就可以起床的！」

他說的時間，我是坐着他的床沿，正拿他的書在閱；我隨便和他談些書籍；直

到有三點鐘了，我就別了他到所裏來。

這日我在交易所裏辦事，好像覺得心裏有一件什麼事，放不下似的；鬱鬱地，直等事情做完了，我就重復到他的寓裏去。他見我又來了，不禁踉踉蹌蹌的甩下

幾點熱淚來；說道：

「英哥！你這麼懇懇，真使我說不出什麼感激的話來了。」

「子勳哥！不要這樣說……不要說我們是稍爲有些同情心的；就是沒有同情心，但是一樣是異鄉底飄零人，也應得互相憐惜呀！」

我說到這裏，也不免有些咽聲了；我就接着詢問他幾句病狀。閒談有多時，後來我又問他怎麼變成他這樣性子的。他說道：

「這個我自己也不明白；可是我自幼是一個多疑的人。我記得十一歲的時候，在小學讀書；讀到一篇病梅館記，我就立起來向先生問道：『先生！這篇可有什麼寓意存在麼？這梅好像是在管喻……』我剛說到這裏，猛聽得先生拿

戒方向桌子重重一拍道：「小孩子知道什麼？這海就是梅！有你這樣的囉囉！」我給他嚇得不敢說了；急忙坐下來，低着頭一聲也不響；但是我心裏總懷疑。後來我又閱了莊子，我又很懷疑；但是我不敢反抗，這因為在被中讀了幾本子。日子日，把我的腦筋印傷了；祇知道孔教是人生唯一的道德，決不能反抗的。直到現在新學發明以來，我方始明白；所以我嘗說：「爲虎作倀，是孔教唯一的主義。」唉！英哥！那裏知道我還是糊塗的好呢！我現在要反抗；可是我傷痕太重了，好像一經宣言反抗，就有種種罪孽似的；我爲了這個，就時常發起神經病來，覺得我還是早點死好。所以我雖然怕死；倘使到了危險的地方，我就覺得此中有什麼幸福似的；昨日不是一個證據麼？……」

我正在聽得很出神的時間，那不識相的房主人，在樓下叫道：「十點多了！樓上底朋友好去了啊！」我不得已就向他道一聲「再會！」

五日以後，他病好了。可是我們的交情，却更深了一層；我就漸漸知道他的家世了。他是九歲上就沒了父親的；他父親是個抱途觀的人，身後很蕭條。他是秉承他父親的遺傳；五六歲時就由他父親教他方塊字；漸漸長了，他父親又教他些人道；所以他在幼時，是並沒有讀過四書五經。他從父親沒世以後，那時學校已風行了；可是這學校，就是舊式書塾的變相，孝經語語等書，在在都是；他就拜拜孔聖，入了學校；也因為他家况緊迫，在十三歲小學畢業後，就有伯叔們薦他在舊商店裏做學徒；這幾年當中，他經過五次的大病，有二次是從將死了又活起來的；他母親也因為他病太多，叫他到姨丈店裏去做買賣，因為稍閒逸些；到現在也有五六年了；所以他前次說，他來考交易所，是對於運命上作一種示威的。但是他現在不怕種種的魔障了。

日子真是飛一般地快啊！我們不知不覺間，又到了年底了。交易所底交易很清淡；當專的常在欺人浮於專，有裁所員底消息傳了出來。他在來的時間，本來

是祇有一二年希望的；現在知道了這個消息，就和我商議好了，一同趁早去辭職；理事准了，我們就要分手了；我是先行一日，在我趁輪起程底時間，他來送我；這一幅黯然銷魂的景象，我現在也不能形容出來；祇憶得我們所最注重的話是：

『別後要把信寫得詳細些啊！』

我和他別後的二年間，我有時到東，有時到西，是沒有把我的地址，確實定奪過；所以我祇有去信，他沒有來信；到今年我回家去的時間，寫信告訴他，方始在家中接着他一封回信，我現在把他錄在下面：

『吳哥：

別來有二年了，這其間祇有哥的來信，我並沒有一封信覆哥。但是哥總能諒我，因為哥沒有確實的地址。我現在接到哥最後一封信，知是哥要回家了；我就寫了這封信，諒來總能達到的。我從前年回家後到去年的春季，母親叫我重復到舊店裏去；我雖然依了，但是我心中很志忑；可恨那無情的

小章夫，却一步步把我的行李，早車到店門了；我鼓着勇氣，大胆地踏了進去；那舊日的同事，自然很喜悅的；可是我心裏總覺得漸愧似的；一聽得他們問我在交易所時的情形，我總疑他們是在譏笑我；我實在不明白，我這心會這樣的多疑呀！

我在店中又是年餘了。我放浪的性情也收盡了。英哥！當我和你在所中時，哥當還記得我有一次說，我是存着明日死三個字的；其實我這時還不能如是，所以後來受着感觸，又病起來。可是現在却真地決定了。這個，是給一個小孩子驚醒的；他是我的外甥，名叫張緒緯，他寫信給我說，舅父啊！莫說飄零人底生活，是煩惱和苦悶底結晶；那世界上的苦悶多哩！」

一九二三，四，一二，脫稿

神祕的微笑

自幼就神經過敏的劉守愚，現在是癡了！他那平時一個人無謂地微笑和酒後地狂哭，足以證信他是患着神經病的。可是從前他狂妄不羈的態度，到現在卻剷除淨盡了；人們不信他能改變得這樣地快，直是不可思議呀！

他常一個人到酒樓去小酌。他是不醉不歸的。他是醉了卻又痛哭起來。酒樓主人好像是司空見慣似的，所在他哭的時間，就給他預備了一壺茶，和些須水果。他稍醒了，就一面埋怨自己，一面又微笑起來。在他的痛哭，或者是放蕩復萌，就是他狂妄的變質。可是他爲什麼微笑呢？

有一天——是晴和的天氣。風在沉默；鳥在唱着；那一池碧色的春水，微綠着，顏好像是微笑。在這似天際的世間裏，他和一個朋友，並坐着池邊在閱報。過一會，他朋友笑着報紙向他說：

「守愚！好了！戰爭和了呢！」

他聽了，總了總頭似在微笑。但是他的朋友很疑惑，因為看他雖在笑，却是很悲哀的。

惡耗傳來，說是他一個忘形朋友O君，投江自盡了；O君生前的運命很可憐，所以他家人把這個消息瞞了他；因為怕他知道了，神經上又要激變的。可是終竟給他知道了；但是他很快樂，還微笑着追問道：

「真的麼？真的麼？」

像他以上這樣反常地微笑，也不止一二起，所以人們都說他是瘋了！——實在是瘋啊！

瘋人失蹤了！他的朋友親戚和家屬等，却很驚惶；因為他平時是常想自殺的，現在恐怕是實行的了。衆人就急忙到他的臥室裏去；他的書藉也不見了；也沒有什麼訣別的信；祇在敗字箋中，得着他一冊日記簿；字跡很模糊，因為是鉛筆寫

的，其中所能辨認的，也沒有幾頁。今日把牠抄在下面罷。

『戰爭告終了。結果不過拿幾十萬的生靈，去換少數人有限的虛榮。那一個說敗將是罪：戰勝了的就沒有罪了麼？……兵士們啊！你們好比是貨物；他們——軍閥好像是大腹賈；他們是拿你們的生命，去做買賣的。快醒了吧！』

『我不能制我使不生；我又不能制我使不滅。但是我想，我把着真性情去度這一生，總可以對得住我的骸體吧！那巧詐虛偽的衣冠禽獸啊！你們可是沒有心的麼？』

『在各大都會底大罪孽中，每天總有許多人在犯着罪的。我每天在報紙中看着這樣新聞的時間；我總回想起神農時代——怎麼沒有道德禮義底神農時代，犯罪的反少呢？』

『釋教……他明心見性底宗旨，我是極端敬佩的。可是他又為什麼創說前

生後世呢？——使那匪徒們在臨刑時說：「我再過二十年，又是這麼的強壯青年了。」

「金錢是什麼東西？怎麼有許多人在爲牠而墮落呢？人們說：「牠是萬惡的！」那可屈了牠罷！人們不昧心去強求牠，牠怎麼能使人墮落呢？」

「在有價值的人，他生命也有價值的；名譽也有價值的。在無價值的人，他名譽也無價值的；生命也無價值的。這階級不知有幾多呀！但是仔細一想，一樣是同歸於盡的，有什麼價值呢？」

「我的朋友O君說：「生命有什麼價值？名譽有什麼價值？其他——其他一句，更是無價值了！」我聽了這幾句話，我常替他危險。他現在果然是自盡了；我倒反有些羨慕他；想他脫離了這苦海，奔到冥冥中，總享受些無上的幸福吧！」

「人生有什麼趣味——一個人到了生計窮促的時間，常起了這樣的觀念去自

盡了。我每聞着有這麼消息，我總替他悲哀，替他可憐。他死了是不能復生的；爲着生活上有限痛的苦——或爲着暫時的氣憤去自盡，那是不值啊！

『我常在酒後，那從前狂奴底故態，又要發現了。我莫不知，怎麼樣纔能克服我的心。但是我起這想念時，我深心中哀求道，不去克服他也罷；留這一點兒天性吧！』

『寄情』

一

『蔚藍的天，

翠綠的地；

那空間底小燕，

活潑潑地趁着風飛……飛。

燕子鳴！

神秘的微笑

靜謐的微笑

你可許我要求——

把我的情，寄在你的背上麼？」

二

『江水着噪波呀波呀的聲音，

一步步漲近了岸邊。

那江畔的小草，

正在微眠。

牠們把身浸在自然底浴池裏，

把首眠在水面。

小草呀！

你可許我要求——

把我的情，寄在你的中間麼？」

三

『深山底古石，

終年只是默默無言。

我還不如牠呢！

牠不知閱盡了世事有幾遍。

頑石嚙！

你可許我要求——

把我底情，寄在你的心裏麼？』

四

——趁夜航船歸家時記的——

『白溶溶的月光，

破了夜色，和黎明似的一樣。

靜謐的微笑

神祕的微笑

我在這歸航中；

首離望着家鄉，

心總拋撇不下這景象。

船兒嗚！

你可許我要求——

把我的情，寄在你的船中麼？」

五

「風啊！

你無拘無束，

你自由自在；

你喜了——輕飄，

你怒了——狂吼。

但是你可許我要求——

把我的情，寄了去麼？

寄到喜馬拉雅底山峯裏！

寄到瑞士原始底森林裏！

寄到北冰洋過去底北極裏！

寄到冥漠無際的天邊！

我在這世間，

實在是薰醉了啊！

要去醒一醒呢！」

看他末後的寄情詩，他或者是得着淡泊底樂趣，遁世了呢！

一九二三，四，六，脫稿

跋

反抗！反抗！一個人到了被束縛到極苦悶的時間，深心中就發起了反抗的熱血，要把他的障礙革掉了才痛快，這是人們都有這種心理的。但是這其間有積極的反抗，和消極的反抗。伯英弟這集小說，大旨係消極的反抗；可是其間也有積極的反抗性存在。他所反抗的是什麼呢？是一切宗教——儒教釋教耶教等都是。

他反對儒教，是拿自然來作戰將的。在原始人底生活，本來是和別的動物和植物等一樣，活潑潑地任他自消自長的。從孔丘創立禮儀以來，這二千餘年，人們都好像烏落竹籠似的，把他智力發育束縛盡了。那歷代民賊——帝王，為什麼要贊成他，拿他做國教呢？也是因為他擁戴他們，束縛人民使爲他們犧牲的原故。所以我們人民生涯，都壓迫得苦澀無味了。我們追想及上古的神農時代，我們底熱血，就不禁沸騰起來。就是現在雖然是共和了，但是一切無形階級和專制，都

還不能打破，並且有比從前加甚的，所以他起了這反抗的心聲。我們且看他在西零人底生活中說：

『爲虎作倀，是孔教唯一的主義！』

他對於釋教見性明心底宗旨，是極端欽佩的。但是他反對無賴僧人，在這裏混飯吃。說什麼天堂呀？地獄呀？他們自己也不信哩！他們所抱的宗旨，不過是騙些金錢罷了。所以他在神祕的微笑中說：

『他又爲什麼創說前生後世呢？』

這句話，雖然接下去的是另有用意。但是這一句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這他在懷疑——疑那創釋教者，或者因爲恐怕他的教不行，所以創說這些話來騙人麼？

他對於耶教博愛的宗旨，也很贊成的。可是他又反對耶教用上帝來騙人。他是相信一切底自然，就是神；一個人底靈魂，也就是我個人的神。神是在我的

心中，祇要我自己領會好了。

照以上所說，那麼，這集影話究竟合什麼宗旨呢？我看牠是很近於大道。這一個，我自信猜測得狠不錯；我且把牠來印證一下。

第一篇底影話；雖是描寫一個人在潰激後因發復底心理狀態；但是其中警句，如：

「倘使人們都皈依自然，那麼，國家底擾奪，社會底擾亂，個人底爭競，不是無形間消化了麼？不是世界和平了麼？」等。

這就是他最和平最偉大底幻想。我們且看他的結束說：

「以後怎麼樣生活下去呢？」

我就敷衍着這一生，去求真的快樂！」

這三句話，就是他消極的反抗。

第三篇七年前底回憶，是排斥利己心。描寫一個人對於世途上的感慨，而了

■

解大道由失學的。

第四篇飄零八底生涯，就是積極反抗儒教耶教底作品；但是結果總歸於消極。

第五篇神秘的微笑，那是把非戰，剝那，自然等混合而成的末，後底寄情詩，也就是他這集消極反抗性的影語全書的結束。

綜觀全書，實近於大道。所以他不嫌重複，在影語中說：『天地間除了冥漠的天空和一切的靈魂外，都是虛的。』又說：『並且我有生之日，行我心之所安，使你——指靈魂——沒有愧悔的事情，那就是盡我人生之責；』在綠歌中又說：『人是受着造物者底欺騙，教你像海中浪花一樣，來現一現塵世的。』又說：『我不要佔人勝利，祇求我靈魂中沒有什麼沾污的事情，沒有什麼可以使我懺悔的事情，那我的心境上，就快樂了。』照以上這幾節說來，他所異於道教的，是他不知道世間底一切有可存在的；所可存在者，就是人們一個潔白的『靈魂』。

一九二三，十一，一，上海，張周亦仙

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五號出版

愛之魂

定價三角

著者 周伯英

發行者 梁溪圖書館

總發行者 上海梁溪圖書館

特約發行所

北京佩文齋書局

長沙湖南印書館

西安廣益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82

~~773-24~~

050